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五月十日

贈閱

# 第六號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五月十日

去路 魏然 吳再 吳老 探爾

大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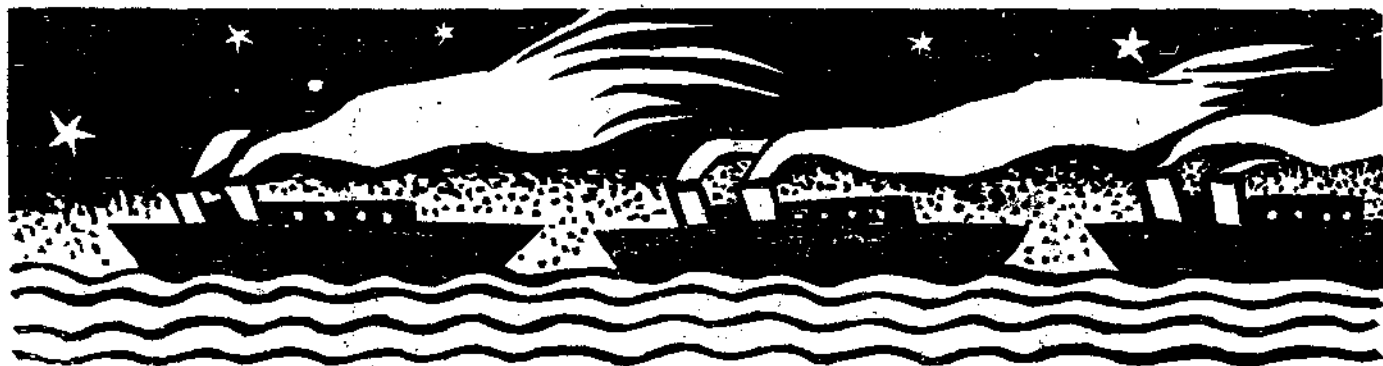
們的

路 陸 天 生 翁 巧 歐 天

陸 陸 翁 翁 巧 翁 歐 翁  
陸 陸 翁 翁 巧 翁 歐 翁



國立北平圖書館藏



# 青年文藝

第一卷  
第六號

## 目錄

封面：羅曼羅蘭

### 烙印

(集體創作)

紫沫·秦霜等(二二三)

### 吳大爺

李學亭(二四六)

### 去路

(集體創作)

班穆·矢鋒等(二三五)

### 不亮的街燈

羅南(二五一)

### 探獄

(散文)

悅塵(二二二)

### 雨天

(散文)

林一修(二四〇)

## 詩

### 我們的春天

陳湖(二四〇)

### 老乞丐

白沙(二四一)

### 再生

克倫(二四三)

### 煤油燈

伍禾(二四五)

### 逃荒

喬凌(二五〇)

## 雨

(三幕劇)

婉君(二五八)

## 社語

同人(二六四)

休  
息



衆藝社 崔畊作



衆藝社 崔晔 作

行軍

# 烙印

踏過白靜的平原又越過一座險峻的山嶺，幾個人都感到了困倦與疲乏。

錢厲生悠長地鬆了口氣，轉動着兩隻靈俐而有神的眼珠，不時地向蕪無人跡的四周掃射着；旁邊的嚮導和四個同伴却將豹子緊緊地縮在羊皮衣領內，默默地提着沉重的步子，帶着一身寒冷在鬆散的雪地上艱難的走着。

夜深了，宇宙像死了一般。銀灰色的月光洒在潔白無垠的大地上，天和地失去了它們的界線。這時，他們行走在這灰白色的靜的大地上，真好像渺小的幾個黑點，在這渾圓的，渺茫的世界裏面慢慢地移動着。

錢厲生在雪和月光的反映中，發現對面像有一個村落；轉回頭來，急迫地向嚮導問：

「喂！老頭，前面什麼地方，有人家嗎？……」

「七木爾台……」嚮導並沒有抬起頭來，只聳了一下肩，揉了揉惺忪的睡眼，直截了當地答覆。

錢厲生像打了一針強心劑，精神由疲憊轉到興奮，忙忙向後看了一眼；留在背後的是一片茫茫的白靜平原，還有剛才爬過的一座高山。山嶺漸漸地離遠了，它像一個屏風似的立在天線下，躺在白絨被的下面悠悠地睡了。

當他再向前注視時，房屋漸漸地浮到眼簾。四週是靜

，村落也是靜；只聽見他們自己的艱難腳步聲，啞啞的在雪地上邁着。

「汪……汪……」也許是村中的狗現已聽到他們的動靜了，都亂吠起來，一時間狗吠聲充斥着那靜的大地。

嚮導掉過頭來，向着錢厲生慎重其事地說：

「團長！我們在這裏轉吧，不要通過有人家的地方了，恐怕他們深夜裏不曉得我們，會把我們當作歹人的！……」

「喂！也好！……」

說完了幾個人暫時呆立了一會。以後，錢厲生認定一個方向，本來是向東北方向去的，現在却轉向東南白靜的山脚。

清朗的夜裏起了一陣微風，微風在塞外是一樣的寒冷刺骨。他們又將身子振作了一下，埋着頭任憑兩條腿帶着冷透了的身子往邁長的坦途上邁進。

到了一個高坡的下面，錢厲生最先發現坡頂有一間破爛的屋子；他心裏高興到了極點，好像是獲得了寶貝一樣，驚奇地嘍叫着：

「看！……大概就是這裏！……這個地方是不是屬九台？」

集	紫沫	秦霜
體	田蓮	
創		
作	秦霜執筆	

當他說末一句話的時候，轉過臉來瞅着嚮導。

「這地方是屬九台，離商都城就只有一二十里的道！……」嚮導稔熟地背下去，臉上得意地笑着，證明他的確是熟習這兒的地理的。

「一定是這裏！：我們爬上去吧！……」錢厲生流露出肯定的態度，左手舉起來指着上面；每個人邁大了步子，爭先恐後地爬上去了。

是不很大的一間破屋子，墻倒了，屋頂也破了。月光從屋頂上的破洞射進來，使那破爛而飢餓的屋子內現着一線光明，他們六個人藉着月光走進了那破爛的屋子。

錢厲生緊靠着破墻的一角，瑟瑟地坐着發抖。月光從屋頂的缺處射到他的臉上，紅潤而堅決的面閃着亮光；兩隻眼珠子骨溜骨溜地轉着。

「喂！老鄭！弄點東西來燃燃好不好？」他實在有些耐不住凍了，於是向着旁邊的參謀鄭冲說，好像是在徵求着同意。

鄭冲也是一樣的在發抖，但是聽了錢厲生的話，禁不住大笑起來：

「哈！哈……團長！好倒是好，可是到那裏去找燃料，這水天雪地的塞外，除了雪以外還有什麼？……」

錢厲生默然了，頭慢慢地垂下去。

屋子裏的空氣更沉寂得死了似的，他們六個人都擁擠到一塊去，想藉着體溫來溫暖一下；但是功效畢竟很微，六個人的身體合着拍子的顫動，牙齒「達」：「達」：的打着響聲，呼吸不均勻地喘息着，白氣由嘴裏冒出來，但是一到口邊就凝成小水點，掛在嘴邊。

遠處傳來一陣狼嚎，加雜幾聲犬吠的聲音，給這寂靜的夜裏添上了一息生氣。

錢厲生猛然地抬起頭來。

「諸位，現在迎接我們的人大概已經在路上了，我有幾句話要請你們注意……」

這時每個人都直起腰來，聚精會神地聽着錢團長的話，都忘記了寒冷。

「我們這次去偽匪軍中活動，是負有極重大的使命的！所以我們行動應當特別注意，莫要讓××人和漢奸們識破了我們，妨礙我們的工作！……」錢厲生一口氣地說下去，態度顯得很莊重，心裏非常地興奮：「鄭參謀，李，周，馮三位排長！……你們都是在士兵中活動的，所以更得要注意，你們的工作就是我們整個的工作，因為我們來的只不過五個人，到底能幹什麼用？……只有靠你們活動的成績來看！……」

話還沒有說完，外面起了一聲尖銳的呼哨，隨風吹送到他們的耳裏。

錢厲生側耳靜聽了一會，笑嘻嘻地說：

「聽！他們來了！」

這時每個人的心都在興奮地跳動着，他們着急地想跑出去看一個究竟；但是錢厲生却比較持重一些，慌忙地止住了他們，因為他恐怕來的並不是迎接的人。

他們都停住了，錢厲生慢慢地跑出屋子外面去。一會，同着一個身體粗壯，滿臉忠實氣，年紀不過三十左右的漢子走進來。屋子裏的眼睛一齊投射在他們的身上。

「這是那面來的朱銘團長……這是敵團的鄭參謀，

李周馮三位排長，那個是當地駐軍派來做嚮導的！……」錢厲生指着他們一一的彼此介紹過，他們齊向朱銘行了一個軍禮，他也很快地還了一個禮。

「錢團長少年持重，鄭參謀和各位排長精明強幹，到這裏來一定會很順利的成功，兄弟心中甚覺歡欣！……」朱銘臉上浮着忠實的微笑，嗓音粗燥地說。

「不敢當！還是朱團長忠心赤胆，身在敵人重重的監視下，還能殷殷不忘愛國的志向……」錢厲生很客氣地回答他。

「那裏的話！……哦，我們現在走吧！諸位請慎重，有人問時，回答他你們是被招來的新兵。這樣我們可以順利的混過旁人！」

錢厲生吩咐嚮導回去報告他們的消息，嚮導轉身向回去的路上走了；剩下的五個人隨着朱銘他們，懷着一顆興奮的心向商都城進行。

清晨的陽光，反映着白的大地，使宇宙更顯得清朗。商都城也隨着清朗晨曦而喧囂起來了。

太陽旗在半空中飄着，驕傲地向着被壓迫的人們，顯出它不可一世的威風與傲慢。錢厲生在朱銘的後面抬起頭來，向着那驕傲的太陽旗投出一瞥侮蔑的眼光。

兩顆興奮而快愉的心，懷着同一的希望，在街道上往朱銘的家前進。

在一條背靜而窄狹的胡同裏，他兩個消滅在一個古舊的紅色的門內。

一到家，朱銘的妻子聽見了進門的腳步聲，就很快地由臨時廚房內跑出來，心裏急於要瞻仰派來這方面工作的，到底是怎樣的一個人。

「靜慧！來，我給你引見這個客人！」朱銘一眼看見他的妻子，就很愉快的喊着。

他們邁進一間清潔的臥室，靜慧也隨着進來了。她的心像快要給快愉和興奮的熱力燃燒了，一股人類真誠的偉大愛的熱流，在她週身奔騰着。但是，她想想來者雖是一個勇敢的同志，可是尚未交談，自己應得大方，沉靜。

「這位是國軍派來的團長錢……」朱銘得意地指着錢厲生向着他的妻子靜慧介紹，一幅沉靜而堅決的面孔充滿着忠實的態度。

「朱團長：請……」錢厲生聽見朱銘毫無顧忌地道出自己的底細來，心裏着急到萬分，所以沒有等到他說完，就急忙地截斷他的談話；希望提醒朱銘，使他覺察出他自己的失言。

但是朱銘好像毫不在意的樣子，接續着說下去：

「國軍的團長錢厲生先生！……這位是賤內靜慧！」靜慧把攪子給他兩人坐了，面上顯過一陣誠懇的微笑，操着東北的口音，用流利的口調向錢厲生說：

「久仰！……久仰！……錢團長：抽煙不？……」

「不抽煙。嫂嫂用不着客氣，至少在現在是用不着客氣的！……」

在錢厲生伶俐的眼光下，他斷定女主人是一個能幹的人物。她有兩道粗黑的眉毛，一雙伶俐的眸子，一頭黑而直的短髮，襯着一幅紅潤而沒擦上一點脂粉的面，帶着一





但是當靜慧說完他的意見後，錢厲生馬上提出反對，他很嚴重地說：

「嫂嫂：我以為你的意見太有些冒險了，關於你的辦法我很贊同，但是我不主張立刻發生行動！」他稍停了一下，嚥了一口唾沫，又繼續地說下去：「我以為頂好等派去各軍隊裏活動的人有了報告回來的時候，我們再商量怎樣發動！」

靜慧聽了他的談話後，仍舊不能同意他的意見，所以還是很肯定的說：

「我還是堅持我自己意見，馬上發生行動。假若延遲下去，讓××人和漢奸們知道消息後，我們會遭受嚴重打擊的！……」

「我也以為是立刻就來幹好些，就是說只有這一營的兵力，也可以和他們對付一起！……」朱銘也插進嘴來，同意靜慧的意見。

錢厲生搖着自己的頭，連連地說：

「不能！不能……我以為急促的從事，一定不會成功；假若失敗了的時候，那遭受的打擊更要厲害。我們不可急促從事，我們一定要有相當的計劃。」

他們討論了好長的時間，但是終於什麼結果都沒有。靜慧和朱銘都主張立刻發動，錢厲生以為非有相當的把握才行，他們的意見始終不能接近，每個人都為着自己的意見辯論；不知道的人還以為他們吵起來了。

結果談話停止了，他們都認為有考慮的必要，決定以後集合鄭參謀他們再來討論。

惡劣的消息終於傳來，商都城裏滿街的人盛傳着××人捉住了奸細，聽說還是一個參謀呢！

正午的時候，天氣黯黯的陰着。錢厲生擠在萬頭鑽動的人海中，兩隻眼睛不住地由人縫中向街中直瞧。

號音斷斷地由街的那面傳來，人們都伸長頸子，墊着足尖，吃力地向那面看，這時街裏的秩序亂成一片，人聲不住地噪雜，防衛的兵士，用着槍托狼狽地打着人們，街中閃開了一條大路。

兩行托着槍的兵士，威風十足地踏着整齊的步伐前進；槍上的刺刀灼灼地閃出耀目的光輝，槍口對着兩旁的觀衆，手指却緊捏着槍機，旁邊的人都慌忙地往後退下去。

一輛大車慢慢地轉動過來，被刑斬的人反背着手，盤足的縛在車上，背上插上旗子，左右直晃，幾個劊子手怒眼圓睜地抓住了他，矮胖的監斬官氣昇昇地坐在高大的馬上，尾隨着大車一步一步的前進。

錢厲生看見參謀鄭冲直着頭坐在車上，他的臉上充滿着血痕，一顆頭脹腫得成了一個渾圓的球，鑿開的胸前，皮膚黑薰成一片，但是他猶嘴不成聲地喊着：

「打；打倒××帝國主義……」

「打倒漢奸；賣國賊……」

「兄弟姊妹們，你們以為我是怎樣死的，我是爲了大家，爲了中國，爲了不願做亡國奴，所以，我要來與××鬼子拚……朋友們，我們都是中國人，我們不能乾乾的當漢奸，當走狗，當亡國奴，希望你們覺悟吧！起來，把姦淫擄搶的××強盜趕出去，同志們，希望你們努力……」

他的吼聲被截斷了，一條帶子拴住了他狂吼的嘴。

街上觀望着的青年低下頭去啜泣，小孩子亂聲喊着。

錢厲生雙手矇住了耳朵，眼睛裏掉下幾滴淚來。

一陣紊亂的擁擠，錢厲生隨着振盪的人的浪濤往前擠去。

夜間，錢厲生朱銘靜慧和李，周，馮，三個排長在一間小屋子裏，圍在一盞油燈底下開始着會議。

李，周，馮三個排長先報告了各自活動的情形，結論是時機漸到來了。大家不要錯過機會。

接着錢厲生悲憤的嚶着聲音輕叫了出來！

「我們不能再待了，鄭同志已經慘死了，同樣的命運就馬上要加到我們的身上了，我們得馬上起來，發動叛變，不要再讓別的同志這樣犧牲了……」

會議很嚴肅的舉行下去，靜慧很興奮的述說着她的意見；結果決定晚上兩點鐘分區發動，由城東的一營人負責炸毀子彈房飛機庫的責任，兩點半集合到城中的××人和偽匪軍的司令部。

李，周，馮三個排長，聽到了結果後，就急忙地跑出去準備自己的工作去了；朱銘速派人通知城東的那營，讓他們如期舉動。

夜像死一般的沈寂，鬥爭着的人心却像煮沸了的水。

深夜一點鐘的時候，錢厲生朱銘和靜慧又在一起討論着怎樣去指揮他們的動作，靜慧這時也穿上了短裝，準備和他們同出去。

忽然外面一個衛士氣喘喘的跑進來，慌忙得連禮也沒有行，很急促的說：

「報告團長，兵，……兵圍了我們了！」

「屋裏的三個人猛然一怔，慌忙的準備尋地方躲藏；但是已經遲了，足步聲「踏」「踏」的朝着這裏走來。衛士很快地衝出街門口；只聽見碎碎的聲音，一聲尖銳的叫喊後，無聲息了。

他們現在反鎮靜地站在那裏，十幾個兵士很快地擁進屋來，後面跟着一個軍官。

「你們是什麼人，深夜裏到人家的住宅來……」錢厲生獨立鎮靜着自己，聲色俱厲地對進來的人說。

「拍」一個沉重的巴掌落到錢厲生的面上，接着罵出來。……

「哼！裝什麼調，給我帶起來……」

兩個兵士過來，揪着錢厲生的膀子，朱銘大聲的喝着：

「你們怎樣，還不給我放開！」

「哈！哈！朱團長別發狠了，你也有十連……來，給我帶上！」

「你們把那個人放了！他是個好人，我們的朋友，沒有他的事……」當靜慧被兩個兵士執着手的時候，還命令似的說着。

「好人！哈！哈……」那個軍官狂笑着，用眼睛瞟了靜慧一下。

在悶人的靜寂裏，三個勇敢的戰士，作了帝國主義者和傀儡們的俘虜。

他們三個人都被解到司令部裏去。上面……

半的人，短小的身子，昏着一塊小身軀子，學着咕嚕咕嚕的響着，旁邊的翻譯把它說成中國話。

幾分鐘後，上面的××鬼子把嘴湊到翻譯的耳朵邊，咕嚕了半天；翻譯就命令兵士把錢厲生和靜慧的衣服脫了，捆在旁邊的椅子上。

兵士們脫掉靜慧的上衣，兩個乳峯顯露在每個人的眼裏，白淨的肌肉放出了誘人的光彩。在異國人的注視下，她的頭垂下去了。

上面的那個××鬼子，露着垂涎的眼，睨着看個不停翻譯理會了××鬼子的心思，跑到靜慧的面前嬉笑着說：

「你要是從了那個××老爺，你可以去脫干係的！」

靜慧抬起頭來，一口啐在翻譯的臉上。瞪起發亮的眼珠，由她心中吼出一句句的悲壯的呼喊：

「我們到了今天，算是我們的失敗！死！是我們的榮歸。我們爲祖國而死，爲反抗壓迫而死，是值得我們的不是漢奸的同胞同情和讚揚的。像你這喪心病狂的忠實走狗，不但枉費你父母的造化你，同時也虧你血管中流着與我們同一的血質。……哼！你們這些出賣民族的小漢奸，還有一切直接間接出賣祖國的大漢奸，總有這麼一天，我們被壓迫的奴隸們全起來了時，把你們全葬在泥溝裏去！……」

吼聲刺進每個人的心，使得壓迫者和被壓迫者的心戰慄。

翻譯與××老爺交談了一些時候，轉頭向朱銘他們三人問：

「誰是主使，你們要怎樣幹？」

「是我！是我一人，我要把你們這些狗殺淨！」錢厲生爭先的吼着，眼眶裏快要冒出殺人的火花。

「不，不是他！是我！我不願當亡國奴，所以我要謀殺你們這些強盜和漢奸！」朱銘在兩個兵士的臂腕中掙扎着，想撞過去與獐狎的人們拚命。

「哼！……你們三個要造反，是不成問題！快說，還有那些人。」翻譯獐狎的笑了一聲。

「好漢做事好漢當，我不能去陷害別人，別的人也不配！……」靜慧一字字響亮地說，把獐狎的心都怔住了。

「快說！要不說，你們……」翻譯又卑鄙地叫着。

「我們沒有別的可說！請把刀磨快些！送我們出去！」

……錢厲生第二次叫了，面孔更顯得沉靜。他的心裏掠過一次希望的浪花，他希望在處死前的片刻鐘，還能聽到無數的被壓迫的奴隸們一聲勝利的呼喊。

「不說？哼！刑……」

「……」

翻譯又和那××老爺咕嚕了幾句。

「把烙鐵燒紅來，你們全去！」翻譯揮着手，指示着一羣衛士。

「說吧！烙鐵燙着真有些怪難受呢！……」翻譯望着

二個不屈辱的「叛徒」獐狎了一下。

「……」

「不說！烙吧！把那個賤婊子烙在先！把朱銘的衣服也拉開！」

靜慧挺出胸脯，把全身硬了一下，望着緋紅的烙鐵，望着拿着緋紅烙鐵發戰的手，叫出幾聲刺痛人心的悲壯的話：

「同志：烙吧，今天我們是釜中魚，你們怎樣幹都可以！不過對於你們，我非常替你們痛惜，因為你們是與我一樣，是被壓迫者，是受××強盜漢奸們的驅使的奴隸！我及我的朋友覺悟了，所以我們要反抗；同志！雖然你們還是吃着他們的飯——我們的脂膏。我希望你們記着我一句話：你我都不是中國人，都是帝國主義的奴隸。同志！烙吧！我不害怕，雖然烙在我的身上，並不痛在我的心中；只是痛在被壓迫者的心中，或許也痛在你們的心中……」

拿着紅烙鐵戰慄的手，在離她胸前數寸的地方怔住了。

翻譯又吼了：

「烙！」

翻譯和幾個××憲兵，掏出了手槍，逼向發戰的手。

「噓！噓！……」

黑煙由紅烙鐵口中吐出，屋子內充滿了人肉煙味。

「那兩個！一齊來！……」

「噓！噓！……」

沒有叫聲，也沒有呻吟聲，只有一陣陣的人肉煙臭味，鑽到每個人的鼻孔裏。

靜慧緊咬着牙根，兩顆眼淚慢慢地流到眼眶外。一雙昏花了的，直瞪住朱銘和錢厲生被烙焦了的創傷上。

「烙！燙……」

「噓！噓！……」

黑暗，目前充滿着黑暗，在黑暗中飛起了許多星火。

「說！說！還有誰？」

三個人靜悄悄地昏過去了，在昏迷中聽到幾聲嗚咽。從昏迷中悠悠地蘇醒過來，身上，像一把刀在剝皮，耳鼓像春雷在裏面打滾。

錢厲生睜開眼睛，瞅着壁上的鐘是一點五十五分。他心中又在希望着：我們的人要起來了，備有五分鐘。

「說！還有誰？你們怎樣幹？」翻譯還在吼着。

靜慧最後醒過來，使着最後的一股力氣喊了出來：

「朱銘！錢先生！時候就到了，僅有兩分鐘！」

「拍！……轟！……」

第一聲響炮響了。

「轟！……拍！……」

像天崩地裂！

「聽！……」朱銘掙扎着怒吼。

「起來了！這是奴隸們的翻身！聽！錢先生，朱銘！那是子彈的爆炸……哈！……哈！……這是我們血的成績！……」

驚慌，忙亂，怔住每個癡癡人的心。

門外的風，狂忘地襲擊着大地，使癡癡的世界戰慄。槍聲，叫殺聲……掠出了商都城，攪醒了寧靜的夜，夜在發抖。

從家裏來的時候就有這麼一個願心：到這里以後一定要到軍人反省院去瞧瞧東魯，因為他是我在小學時代的一位好友。聽說他是在軍隊裏作政治工作而被關進鐵窗的。

不過前兩次的機會都因為初到這里太忙而就擱下了，今天雖明知不是接見的日期，但因國慶節的厚賜見報上有釋放三年以下軍事犯的消息的登出，使我非常感動，在午後四點鐘左右便興致勃勃的跑到西安門裏，只因不知道確切的地址，兩經詢問站崗的巡警，才得到一個「在劉藍塑裏頭」的指明。

進口後轉過了一個彎，遠遠的一座小城般建築物投進我的眼裏來，垣牆至少有兩丈多高；下半截是青灰色，上半截却白得耀眼，牆頭上排列着一排六尺來高的木椿，攔木椿的腰上纏絆着好幾道滿帶蒺藜花的鐵絲繩，我想：「這就是那傢伙了吧，我不是在其他的縣城裏也見過這樣消蝕人們生命怪物嗎？噫！你這統治者的爪牙齧！」

這道牆角往東拐一草嵐子胡同——在那盡頭的路南十字交叉着黨國旗。於是我又想起來：「押禁在監的人們對國慶是怎樣一個想法呢？」旗的前邊站着一個灰色的同胞，腰間隱隱的有一把布朗寧手槍，無目的巡視着徘徊着。

「勞您駕這兒是軍人反省院嗎？」我嗽了一下嗽不見牌子，只好以很客氣的語調向那站崗的人問。

「是呵，有什麼事？」答語並不難聽，看那神氣也不像從前腦筋裏所記憶的那些老總的討厭；於是我有幾分放心，達到探問的目的至少有一部分的把握了。

「會見犯人是在什麼時候？」

「每月的一日，十一，二十一。」

「幾點鐘呢？」

「八點鐘以前來總可以的……你找誰？」

「山東的田東魯。」

「什麼關係？」

「同鄉。」我正要說下去，可巧從西邊飛來一輛洋車，車上的人三十來歲數，尖尖的鼻子，瘦窄窄的臉盤，臉色白的很像石膏，古銅色的呢帽，灰哩噉夾袍，外套黑禮服呢長袖馬褂，還沒到我們跟前的時候站崗的給我丟了一個眼色，意思是：「後邊些！有話，會兒說。」我會意，往後退了一步，那人果然到這門口就下了車，很輕而且慢的從我們中間兒搖過去，站崗的遂即舉手加額，兩隻眼着實的注視着那人的臉，那人慢騰騰的蝦了蝦腰算是還了禮，一直往裏邊去，

站崗的脖子才恢復了原狀，噉：「一個「要人」的影子從我的腦子裏滑過，繼續問道：

「報上釋放三年以下犯人的消息，不知道有我的同鄉沒有？」

「那！那得看他的刑期長短，你知道嗎？」

「不知道。」

我的釋放的希望被這陣冷風吹得有些動搖了。

我迷惘，遲疑。

「明天十一，你來准能見的，只要是同鄉，朋友，」

「唔！謝謝！」

夕陽掛落在誰家樓頂時，我慢慢踱回公寓來了。

第二天早晨，大街上活動着疏朗的行人，路旁的樹行在陽光裏發抖。葉兒飛蝶似的搖落。電車的輪子緊壓着鐵軌號叫，我懷着昨天殘留下的希望，又走向那可詛咒的地方。誰知剛走近那高牆的底下，忽的從頭上出來一陣希溜嘩喇的鐵鏈子聲音，仔細一聽，從那慘然單調而有規律的音節上，料想一定是咬緊着犯人兩腳自由的鏢的響聲。我想這聲音在最初是他們所最不願聽的吧，可是日子一長，自然也就不覺多麼討厭，反而可在百無聊賴的時候，在那和普通人間隔絕的屋子裏，踱來踱去，藉這響聲給道出自己無可告訴的哀愁，到我轉過那牆角時那聲還隱隱的向牆外飛散着。

敲開那大門，站崗的！另一個遞給我一個小白紙條，上邊簡單的寫着第一號。他還說：

「您先到那邊橙子上候候，喊第一號您就進去。」

兩個小橙子兩條長板橙沉靜的在那里並排的站着，還沒有一個人來擾亂它們。

我走到那裏並沒有即刻坐下，用搜索的眼光從門孔裏望過去，希望頭一眼就看見我要見的人，然而常識告訴我：這「談何容易！」真正妄想的很哪！

院子是東西的，很長。靠西頭是一排瓦隴馬鐵頂的二層樓，樓下門裏邊有一個更小的門，門上頭有四個白色的篆字：「悔過自新」。一盞微弱到發紅的電燈斜懸着眼睛盯住那四個字，兩邊的配房古老到沒有門窗，厦子下的柱子不知被什麼侵損的多成了亞腰，傳達處就在這二門洞子裏南面，碰巧有一兩個人出進着。

回頭勞駕了一隻橙子，聽候着喊「一號」。

門裏的鎖一響，隨着門開了，一個年近半百而且是獨隻眼的傳達向我招呼：

「接見的嗎？請到裏面填簿子。」

剛一進門，叭噠又鎖上啦。

填好了姓名住址，會見理由及與犯人的關係，我忍不住問了：

「幾點鐘才能接見？」

「頂早也得十點。」

「那末我來的太早啦，門上的那位告訴我早來的麼！」我失悔的說，拉出錶來看才七點半。

「不！早來可有好處，這裏接見每次限二十人，來晚了至少得再等十天，要不就得特別接見，可是那很費事，上頭不一定准不准。」

經他這麼一說，我又覺得這早來的時間並不算白費，就耐心的等着吧，外邊沒有人來，他的工作也佈置就緒，我很想藉這機會同他談一談。

「這裏的犯人也和下縣裏一樣「很」受罪嗎？」

他聽了我的話有些興奮起來了，連累的那一隻廢眼珠子睜的又白又大說：

「哈，吃喝上一點也不受委屈；整天價白米白麪吃着，一天放三遍風；病了有醫生給瞧；還有先生給上講堂。您瞧，在家裏也不準能有這樣的過活呀，要不怎麼有些家裏不好過活，事情不好找，外邊沒省朋友的簡直就不願出去，……」他有所感動似的停頓了一下。「可有一層，人幹嗎要活着？不隨便確也是大事，儘住的不是長法，——不肯反省？多少找點營生總比這精神上舒服！唉！真奇怪！」

兩條真理的鞭影纏繞着他這顆半老的心，直是不得其解，在我覺得我的朋友在這一時的不得已的情形之下，自由固然是要犧牲，而物質生活還不十分壞，却是使我放心的一點。因為多數的犯人都是受着極下等的牲畜都不如的待遇呀！

二號敲開門進來之後，我是被獨隻眼的傳達辭出二門以外了。在那沉寂清冷的小胡同裏，瞅着，盼着，等着……西墻頭上的陰影，慢慢往下爬，大門二門不斷的開和關，三號來了，四號也來了，院長也坐着包車來了，一句話：最末的二十號來了，而那二十一、二號却吃了閉門羹，那寬大的牆影只剩了一小條條在東牆根下顫動着，看一看錶十點十分了，於是四十隻眼睛錯雜的射出探詢的眼光。

猛的發現一個武裝兵士站在那樓下邊了，我的切盼的心，突然跳動的厲害起來了，聽說他們不照規定的時間讓我們說話的，只得要把「最」重要的預備先說。

我扒着門欄往裏望着。

「一號，二號！」從樓底下傳過來一個大的聲響，隨着嘩喇門開開了，我同另一個探望者急遽的走進裏邊去。

順着那兵士手指的方向，我面對着樓下南頭的窗子走去，就在這一刻，有兩道急箭似的眼光，餓極的猛獸搜尋食物似的眼光，穿出那鐵絲網和外面的護欄緊緊盯住我，我的心跳動的更加厲害，腳也走的更快了，到了以後並沒能立刻說話，只不由己的惡狠狠伸手去抓那窗欄，誰知那是懸為厲禁的，立時就遭了監視兵士的斥呵而退縮回來，只好儘可能的

把臉靠近窗子，把眼探看着他的表情，樣子精神還很煥發，態度仍是那麼囑強。我更有些放心了，悸動的脈搏也將恢復常態，於是我問他：

「什麼時候把您弄到這裏來的？」

「一年多了吧！」

「我去年回城裏作事的時候才聽說，所以一直到現在才來看您！」

「沒關係，不必介意。」

「最近往家去信了嗎？家裏很盼着您的信，還有別的朋友！」

「我本不打算給家裏寫信，後來經幾位難友們的勸說，才在進來不久給家裏去了一封信，近來又去信了，但總沒接到回信——我的兩位爹媽不知還活着沒有？至於其他的地方，因怕給人家以不方便簡直誰都沒去信！你呢，我只知道在北平，可也不知道在哪個學校。」

「啊！××大學，西城，刑期幾年呢？最近能出去嗎？」

他遲疑了一會兒，似乎作了一個什麼打算。

「七年！可是給家裏或給別人去信的時候，不必提明這刑期長短。按常例執行到二分之一固然可以釋放，但現下的大局是捉摸不定的，說不清那一天就可出去。總而言之：請放心，我一點也不頹喪，每天看書寫字，再就是和難友們談談心，也不太寂寞！」

說話太不隨便了，兩邊都有人監視着，可是無論裝着怎樣鎮靜，一提起這人間大不平的事情，理智的壓力會減退幾分，以致憤慨激昂之情溢於言表，他的臉由蒼白的變成了紅紅的，話聲嘎啞而顫抖，兩手亂抓着窗台邊，好像那就是敵人，一種力量又把我包圍了，很想一伸手把他抓出來，所以不禁又舉起右手想伸，却又被看守的人呵退。「啊我們是在兩個世界的呀！」我對他說：

「事已經這樣啦，不必傷心，好好保重身體要緊，有事可給我去信，以後我可以常來看你，我不怕什麼，這是我們的權利！」

「好！其餘的人不必強他們來信！」

「您用什麼東西，請給我——」

我的「去信」還沒說出來，外邊那個監視者連珠砲似的說！

「嗨！嗨！嗨！行啦！行啦！別說啦：走走！」

裏面那傢伙也傲然的用眼睛告訴他，似是：

「得啦朋友，走吧！」

沒辦法只能急速用眼互道了「保重」各走向自己的世界了！

「嘩——嘩——嘩——」

幽長而單調的響聲，慢慢消逝在背後了。



# 去路

初春的早晨，靜靜的聽不到煩囂的市聲。

這裏是一所公寓性質的民房，背後臨着大街，各種雜亂的聲音一天到晚打攪着人們的心，只有在早晨，稍稍的安靜一會，偶然有清道夫推着垃圾車走過，嘩啦的聲音，發着單調的清響。

房東是一位孤寡的老太太，有一個老媽子伴着她，她有一種瘋病，不斷的發作；昨晚又鬧了大半夜，鬧起時就罵街，也不知道罵誰。他差不多每天都起的很早，一起來就像菩薩一樣，閉上眼睛，很端正的坐着，冬天是在屋裏，現在天氣暖了些，她改在院子裏打坐，這位神秘的老太太，引起他的好奇心，他時常窺探她的居屋，沒有什麼異樣，只是她那布幔後面的神像是無法子知道是怎麼一種面貌，他也常常想同她交談，往往是很少幾句便無話可說了。她是不大愛講話的，好像有着濃重的心事，常常一個人獨自嘆息。從她的老媽子口裏，彷彿聽到她老家是在關外；來的時候就是這一個老婆婆，從沒見誰來找過，除去有人來問房子，或者警察來討房租，再見不到有其他人來過。

他一面自己去弄些水來洗臉，一面時時留意那位在簷

下打坐的老太太的神情。

「玉林！」

他沒有想到這位朋友會來的這麼早，微微楞了一下。

「我來給你報告一個好消息！」來訪的朋友，十分興奮的說。

「什麼消息？」他驚異的問。

「伯達昨晚出來了！」這幾個字包藏着很大的喜悅。

「啊！」他彷彿吃驚似的叫了一聲，下意識的理了一下頭髮，那位朋友的歡悅情緒，馬上傳染給他，接着又叫起來：「我怎麼不知道呢？這孩子！……我們看他去！」

「我就是來找你一同去看他的。」

玉林斟了一杯白水給他的朋友，一面穿着衣服，過去一幕幕情景又在他的腦裏出現了。

一個永遠是那麽快樂的年青孩子，喜歡和同學們開玩笑，談話的時候老是笑瞇瞇的，走起路來一跳一跳的總在同行的人們的前面跑着。

五年前敵人的炮火響起來，他的家鄉便淪入敵人的手中了！就在那時候他便轉學到故都來，玉林是他來到這個陌生的學校裏最初認識的一個人，因為他們在教室裏的坐

集	矢鋒	班穆
體	蕭楓	
創		
作	班穆	執筆

位是毗連的，所以給他們許多接談的機會。

最初玉林不敢和他談起他的故鄉，怕他聽到會悲痛起來，然而日子一久，他們厮混得很熟了，什麼話都忍不住談一談，在這個時候，玉林才知道他對於那已經失去的家鄉，並沒有悲痛的表示，只懷着一個熱烈的希望，他相信着政府，他常常表示着他的觀察是可以自信的。

「我相信是暫時的，政府對於那暫時失去的土地一定會收回來。我沒有見過任何一個國家，任憑人家把大塊的土地掠去的。」

如果有誰稍稍表示懷疑的話，他馬上會很氣忿的叫起來！

「難道我們的家鄉就永久不要了嗎？」

玉林在這一點上和他的意見便不相同，他們常常因此會爭吵起來，他說玉林那種不大相信政府的態度是錯誤的，是一種不近人情的瞎想。

可是一年年的過去了！他的自信漸漸起了動搖，漸漸的覺得過去簡直是做夢，一種失望的悲哀緊緊襲擊着他。

一連幾個大雪天，氣候正是十分寒冷的時候，除過寬大的馬路，小巷里和房屋上都積着很厚的雪，北風淒厲的呼叫着，街上顯得非常的冷落。

一個可恥的消息傳佈開了，人們憤怒的動搖起來，各大學首先都罷了課，中學也接着響應。一個很大的示威運動，終於在一天爆發了！他親眼看到無數的年青人憤怒的狂叫着，警士的刀片染成紅色，警棍擊出無數的血痕。

玉林躺在病床上，白色的藥布包裹着左頰，伯達痛苦的坐在一旁，用拳頭擊着自己的頭顱，顫抖的叫着：

「我簡直不懂這是一個什麼世界！這是一個什麼樣的世界！」

任何殘酷的打擊，都毀滅不了年青人的心，全國到處都發出響應的吼聲；震動了城市與鄉村，不久在古城里又展開了更大的示威行動，伯達使被關在鐵窗里了。

太陽光溫和地洒在西房的瓦甃上。

「噯噯噯噯」麻雀在地下蹦蹦跳跳的噪鬧着。晨風從瓦甃里溜出來，輕輕吹拂着新抽出來的丁香嫩枝。小夥計走過來把一盆水潑在地下，麻雀撲的一聲飛上簷頭，在偷偷窺探着。

「嘖嘖嘖……」玉林用力的扣着門。

「唔！」里面答應着出來把門開了。

玉林歡喜的捏住伯達的手，一同走進屋里，便忍不住說：

「昨晚什麼時候回來，怎麼不先告訴我！事先一點也不知道！」

「是的！事先我自己也不知道。昨天午后忽然把我叫出來，我以為又要審問了，誰知隨便問了幾句，又教訓了一番，說些莫名其妙的道理，便叫我取保出來，我說沒有保，我不認識人，他叫一個警察把我帶回公廨，要公廨打了保，于是我算恢復自由了。」伯達說着微微苦笑了一下。

在半月以前，他們兩個到牢獄里看伯達，是一個陰沉的天氣，上面不住的落着雪花，地下却溶成一片泥濘。他們倆幾乎凍僵了，在門口等候着，接見的人排成大隊，一

個跟一個向掛號處擠着，好容易挨到了。

陰閣的小屋子，地下發散出潮濕的霉味，從小鐵窗看進去在容積不到一方丈大的地方，容納了兩個人，在一層亂草上，骯髒的被子好像一堆垃圾。

「那位同住的怎樣了？」玉林忽然想起去看他時，同他住在一所屋子的那個「犯人」。

「恐怕一時還出不來！」

從這個「犯人」說起，他們又談了許多關於牢獄里的事情，使伯達留下最深印象的是那個已經被判死刑的殺人犯子，他整天叫罵着，連看守都有些怕他。

挾着飛沙的狂風，掠過偏僻的街巷，拚命打在人們的臉上。

玉林從伯達那里出來，已經是晚上十一點多了，他挨着牆腳，一氣跑回住所，房東老太太已經入睡了吧！老媽子還在一間小屋子裡作着活計，看他回來了，忙着出來把街門關好。

他弄了點水把臉擦了一下，就倒在床上，他想好好的休息一會，但是不能夠，他把眼睛閉了一會又睜開來。外面已經沒有燈光，風聲彷彿也微弱下去，屋裡靜悄悄的沒一點聲息，他不能入睡，他腦裡不斷起着金波，不寧地閃爍着。

他又記起伯達那微微白晰的臉，陰沉沉的沒有一絲快意。他懂得伯達的心事——一個失去了家鄉，被關在祖國牢獄里的孩子，如今身子是恢復自由了，心上仍像壓着沉重的鉛石！

玉林靜聽着自己的呼吸，回味伯達同他講話時那種說不出來的苦衷。風呼呼地吼着，拍打着窗紙，他漸漸的走入可怕的夢境了！

太陽高高掛在東方，窗戶都照得通亮，玉林在床上翻轉着。

照習慣房東老太太這時早已在簷下閉眼靜坐着了。

日子永遠是那麽急急的流過去。

玉林晚飯後踏着順街風，隨意在大街上擺着，忽的兩輛飛快的腳踏車在身旁奔過去。他像是被風馳電掣般的車影把魂帶去了，稍微呆了一會，這是一雙熟習的影子，他同伯達會這樣的忙過不少時候，現在……他想起他們幾天沒有見面了，便回頭走向伯達的住所。

例外的伯達屋子裡坐着一位老頭子，看樣子是五十多歲了，經過介紹，才知道就是伯達的父親。

「老伯是幾時到北平的？」玉林很恭敬的問。  
「前天到的，在家聽說伯達不知爲什麼被抓去了，我趕來看他。」說完便忙着手堵住嘴，防止又會咳嗽，是在路上傷風的。

「在這里逛幾天吧？」

「逛什麼！」帶着憂傷氣味的說；「住幾天就得回去。」

「關外近來怎麼樣？」

老先生長嘆了一口氣，好像是自言自語地：

「想起來真不知道怎麼樣把那些日子打發過去的！——兩隻老花眼睛呆呆的沒有一點神采，額角上深深刻着

繃紋，苦難在他老人家的臉上，是看得出來的。

「人民還好嗎？」玉林看着老先生失神的樣子，好像一時解答不出他那樣一個籠統的問話，所以才又把話題改了。

「還好嗎？」老先生意想不到他會這樣的問，重重的重複了一下，接着又嘆息似的說：「沒有一天不是提心吊膽的，誰都不敢多說一句話，只怕一不小心，會弄出差錯來。如果有幾個人在一塊談話，他們會說是在開什麼秘密會議，馬上會把你弄去吃官司，他們是那樣的狠毒，用殘酷的刑罰，加到你的身上，問你許多話，要你答應，他們會把你打死……再救活，救活……再打死，他們問你許多話，譬如……譬如……關於義勇軍，關於……」老先生說着說着，氣恨得顫抖起來，說話有些發喘……連話也連不在一起了。

玉林看見老先生那樣情狀，趕快的說：

「老伯伯好好休息，那里的情形以後再慢慢的給我們說吧！」

「唉！……說不完，說不完……苛捐雜稅……殺人像害螞蟻……他們說大獐子洞留過義勇軍，把合村七十九個年青人都活埋了！」

玉林看着老先生顫抖的太厲害，怕使他老先生不舒服，連連的說：

「老伯伯休息一下吧！休息一下吧！」

「唉！」老先生長嘆了一口氣，又忍不住的說：「這類的事簡直多極啦！」

外面又颳起風了！嘩啦嘩啦的煽動着窗紙，屋裡一時

趨于沉寂。

玉林回寓時又是十二點了，他就心今晚又不能好好的入睡……

斜陽把淡淡的樹影描在地面上。玉林他們一隊，剛練習野外行軍回來，散兵羣一樣亂雜的步回歸程。

在途中他們盡興的唱着救亡的歌曲，唱得震天價響。也有幾個人擠在一起走，嘴里不住的說着話。

玉林和兩位同學邊走邊談着，批評今天的行軍。關於遭遇戰的演習。

他們熱烈的談論着，這談論助長了他們步行的能力，減輕了他們的疲乏。

當他走進屋坐時，房東的老媽子拿過來一張紙遞給他。

「林兄：明天我要走了，我來向你告別，預先我知道你不會在家，所以準備好這一封信。

我很早已經同你說過我要作些什麼！現在是我實踐我的前言的時候了，我的父親是前天走的，他已經向我表示過，我要是不回家，就須到日本去，這二者不能履行一條，結果只有一個辦法，家里對於我的生活再也不能負責了，他們的苦衷我是明白的。

實情是這樣，過去我只約略提出一點，現在我稍稍詳細的告訴你，因為我在外邊求學，他們的警察天天到家里去問，過年過節先要有重禮送給他們，如有一處不周到，馬上會找出你的不是，他們對我家里要脅

了兩個條件：

- (一) 急速招回留學北平的子弟；
- (二) 不然就斷絕家庭間的經濟接濟。

這一次我父親來到這里和我商量要我回去，其實他老人家心里的矛盾，我是知道的，不回去的話，家里不得安寧，回去的話，生命便算交給了他們，連一點保障都沒有，可是他老人家又傷心的說了：『由這一次你坐牢看來，你在祖國也未必是安全的，六年來我急切盼望的是祖國能够收復我們的土地，來拯救我們，可是這盼望一天天遠起來，連我的孩子也爲了要求奪回自己的家鄉，被關在牢獄里了！孩子！回去吧！只有咱們正在受苦的人們是可靠的……』

父親說到這里，他的老淚流下來了；可是，我告訴他說回去是可以的，但不能忍辱的做什麼「良民」。我知道他老人家是十二分的傷心，可是我堅決的說：『你只當沒有我這一個孩子好了！』

現在我要走了，我要到那些正在苦難中奮鬥的人們里入夥，只有自己是可靠的，我把父親的話，永遠記在心里了！

你在最先對我表示過，我們是生死之交，這話有點太感情了，除此之外我們是站在一條戰線上的兄弟，我希望你更能負起你的責任，那麼我們雖然千里相隔，也如同携着手一樣。

再會吧！相期在我們勝利之日，祝你努力！此致  
民族解放敬禮！

伯達留言

玉林看完了信，走過去把燈熄了，悵然的躺在床上，但怎樣都不能入睡。從窗子望到外面，遙遠的天邊，一顆星飛了過去，後面跟着一條白光。他彷彿看見伯達在向他表示，他像瘋狂一般從床上坐了起來。

一九三七年四月在北平。

### 捐款誌謝

- |           |           |           |           |
|-----------|-----------|-----------|-----------|
| 舒 榮團長捐洋貳元 | 胡秉鏡先生捐洋貳元 | 姜曙東先生捐洋貳元 | 趙和春先生捐洋貳元 |
| 李新騰先生捐洋貳元 | 張樹瑜先生捐洋貳元 | 牛連長桂卿捐洋貳元 | 蒙營長定國捐洋貳元 |
| 李純球先生捐洋貳元 | 胡新華先生捐洋貳元 | 徐營長彭齡捐洋貳元 | 楊營附松濤捐洋貳元 |
| 曾家興先生捐洋貳元 | 楊國斌先生捐洋貳元 | 蕭 威先生捐洋貳元 | 陸連長應聲捐洋貳元 |
| 夏寄梅先生捐洋貳元 | 姜排長繼新捐洋貳元 |           |           |

## 我們的春天

陳湖

睡了的江河蠢蠢跳動，

大地重新得了生命；

聽充滿原野的鳥歌裏

不是也有我們的呼聲嗎？

在冬天風雪凍結了世界，

我們咒着罵着：灰死的十二月！

如今照撫我們頭上的

不是一顆溫馴的太陽嗎？

自然季節已屬於我們，

全人類的春天就在前面，

拚着生命的熱血

我們要奪取永遠的春天。

## 雨天

林一修

——異國的回憶——

早晨，天空陰沉得令人氣悶。

我沒有顧得去看窗子外面正在開着的山茶花，因為這一天我起床來——不，從蓆子上起來——稍微晚了一些，便匆忙地下樓去洗臉。剛剛從自來水管里放出來的水，拍到臉上，比起往日來，分外覺得涼，我打了一個寒噤。

洗臉的時候，也沒有看見房東老太婆，沒有用「早晨好」這個句子互相酬答，這是很少有的事。我還在蓆子上躺着讀着報紙的時候，就聽到門鈴響，接着就是房東老太婆與來客互相說着「早晨好」。

我一邊洗着臉，「大約是房東家里來客人了」這樣的語意，從我底腦里閃了過去。

報紙上的天氣預報里，有今天要下雨的話。

山茶花正開着的時候的微雨，是那末有詩意的。於是我出去吃早點並不攜帶着雨傘。也沒有雨衣，我是以秋外套代替雨衣的。

走到門口，穿上鞋子之後，對着房東老太婆底窗子說了一聲「一會兒就回來」，便走了出去。

小胡同里，小石頭塊子砌成的街路，一段高一段低地，怪不好走。到了我每天去吃早點的那個中村屋，那個店主人廚師的老太婆和充當侍者的她底女兒照例地用最敬語向我說着「依拉夏——依麼斯（歡迎）」。

照例地，我吃着兩片麵包一杯牛乳。

老太婆和她底女兒，在一旁談論着一件事。因為那時我聽她們底話的能力還很不够，我時常是並不很注意地去聽她們底談話，這一天，我也還是照例地吃着我底早點。在我沒有注意之間，忽然聽到什麼高麗人。台灣人，「滿洲國

一支拐杖，

撐着傾壓的脊梁，

左手上一個小髒桶，

裝不滿發酵的食糧。

像病弱的餓狗，

才子在塵土裏；

像廢堆在行走，

人們但怕觸污了衣裳。

「老爺，太太，姑姑，奶奶！

可憐可憐我苦命的受罪人，

要有剩飯賞點吃罷！

老爺，太太，姑姑，奶奶……」

人」，支那人，這些聲音，便不知不覺地引起了我底注意。於是我便細細地聽着；但是，他們說的很快，在我底聽日本話的能力上說起來，要想把她們底話完全聽得懂，這件事對於我，無論如何都是不可能的。

她們母女兩個，越說越興奮，老太婆立起眼睛豎起眉毛來，兩隻大袖子翻來翻去地，更表示出她底憤怒來。她底女兒，也蹙起她那濃黑的眉毛來，失掉了說着「依拉夏——依歷斯」的時候的那種順從溫柔的臉相，一邊用右手撫摸着她底襟上的破洞，一邊憤憤地說着。我所聽得懂的就是「高麗人，」「擦皮鞋，」「下賤」之類的語句。也還說着支那人。

我這時再聽到說「支那人，」便不知不覺地，感到我底面頰上有些發燒。

「爲什麼她們把「高麗人，」「下賤，」和「支那人」這些語句都連串起來說呢？」我自己這樣疑問着，同時，更加注意地聽着她們之間的談論。

「在日本的，尤其是在東京時，做賊的都是高麗人！」

「高麗人窮！下賤！我們日本國民就絕不會去偷人東西。那末下賤的民族還能够不亡國嗎？」老太婆不等她底女兒說完，便接下去這樣說。

啊，天，我這才聽出了她們所談論的題目了，原來是這樣一件事。

這時，我底早點已經吃完，付了錢走出來的時候。她們母女兩個仍舊用最敬語向我說着「謝謝！」我聽到這個「謝謝！」的聲音，立刻感覺到這是對我的一種侮辱。

回來的路上，落着細雨，雨點滴在身上，覺得很舒服，路旁邊的山茶花，也更加鮮艷，我更不覺地鬆了一口氣。

路上的轉運貨物的小伙計，推着車子或是騎着載貨物的腳踏車在轉運着貨物。一般行人多半穿着雨衣或打着傘，腳下掛着有兩隻高腿子的「高下駄」（落雨天穿的，有兩隻高腿子的木屐。）都急忙地走着。在東京，我所住的那一帶，住的中國人本來不很多，因此，過往的人時時注視着我。有的特別要擺出紳士底架子來，裝模作樣地走着，有的却不要說一聲「支那人」。（這個用語是含有一種輕視的意思的，客氣一點，就要說「民國人」。）

緩慢顫抖的嘎聲，

惹起厭惡多於

憐憫慈心的賜與。

像似避瘟，老遠便轉步閉門

撕腸的哀音，再也刺不動老爺們

的心壁。

神經先軀體而木化：

像是經過機器的壓榨，

穢物一般——人類的殘渣。

被丟在另一個世界裏，

沒有太陽，沒有月亮和星辰。

一支拐杖，

撐着僵硬的背脊，

像是汪洋中折桅的孤舟，

喊聲終難邀狂風的悲慈。

我這個「支那人」啊，踏在異國底街上，所見的盡是些異國的，陌生的面孔，所聽到的所見到的，也盡是些陌生的事。有時候，幾天也見不到一個與自己用同一種語言的人。陌生的，到處是陌生的。可是，這個「陌生的」的東西，到那里也都差不多，在國內，也一樣，住在高樓里的，出門口便鑽到汽車里去的人們，在街上每天遇見的人們，不也是這樣陌生的嗎，雖然彼此都用着同一種語言？但是所感覺到的所思想着的一切底一切都是各式各樣的不相同。在陌生的地方，陌生的人們之間，雖然彼此不能用言語來交換意見，但是我應該相信，我每天所見到的那些人們之間一定會有我們底朋友。可是對於我們——被叫做學生的——他們怎麼敢說出他們是我們底朋友呢？

我一邊自己在這樣地想，已經走近了自己底住所底門口，又遇見了那天哭喊着的那個大約有四五歲的胖孩子，他有圓圓的頭，兩條完全相等的弧線構成的大而且黑的眼睛。他正和一個和他自己差不多大小的孩子在一塊兒，每一個孩子手里拿着一隻竹竿在那里作着武士相打的遊戲。一看見我，便豎起了他的眼睛，口里說着一支那女人」。拿着他底竹竿子向我走了來，好像要來打我。我便扶住了他底竹竿子。他又哭了。這時幸而他底媽媽也在旁邊，她，對着我笑了笑，把那個胖孩子拉了回去。

我忽然想起來了。當我初搬到這個地方來的時候，那個胖孩子正在哭喊着，我站在樓窻子裏面看見他，那時我看那孩子怪有趣，我笑着。從那以後，他每一次見到我總是睜大了眼睛向我說着一支那女人」。

我再往前走，又遇見了那個每天見的被掛在母親背上的小女孩子。

「阿姐。」她說，這是她每次見了我都這樣向我說的。

她還沒有到能接受他們國里的教育的年齡。

她底媽媽也和善地對我微笑着。我和她互相說着「早晨好」，這時已經到了門口。

我走進門口去，照例地說了一我回來了」這句話。

沒有人答話，我覺得很奇怪。以為房子里沒有人。正在這時聽到房子里有



過去是一場大夢，

夢里有蓋世的不凡

痴迷的柔情；

苦悶侵襲着整個的心，

還有說不盡的悲憤！

失聲傷痛着身世，

漫漫的長夜中

是一隻孤單的旅人，

悵惘前的無據，

占不出未來的命運！

世界在眼中開展，

房東老太婆底女兒底聲音：「高麗人？支那人也一樣！」

這無頭無尾的話，我實在不能了解。於是脫掉鞋子走上樓去。

剛剛吃過了一枝煙，拿起報紙來看着，在第一張上，盡是對於支那的對策呀，一滿洲國一境內一匪賊一之剿除呀，對於蘇一滿一邊境的衝突再提抗議呀，某工廠的工人之不穩呀，一類的語。這時，房東老太婆使上樓來了，她底神色有些和平常不一樣，好像有什麼重要的新聞，來急忙地報告我似的。她知道我聽她們底話的能力還很不好，於是跪在蓆子上慢慢地和我談起來。

「高麗人，高麗人，他們頂壞，他們窮，作賊，在街頭上替人擦皮鞋。」她一邊說着，一邊注意地看着我聽懂了她底話沒有。

「擦皮鞋的有沒有日本人？」我毫無成見地不帶任何惡意地問她。

「沒有想到，她把臉拉長了。」幾乎全是高麗人，日本人很少很少，有的也是些浪人。「她很快地這樣說着。」

「嗎，這樣的嗎？」

「是的，是的！」她急忙地說着：「不要叫高麗人給你擦皮鞋，他們是亡國奴！」

「是嗎？」我說。

「方才我們底朋友來說的，今天早晨還沒有明的時候，離這里不遠的一家，開賊了，賊是高麗人，被捉到警察所里去了。高麗人都是些窮鬼，他們沒有職業，盡去作賊。」她指手畫腳地慢慢地向我說。

「是那樣的麼？」我接下去說：「日本人有沒有作賊的？」

「不，不！」她嚷起來了，「日本人不作賊。日本人有職業，就是沒有職業，也不作賊，天皇陛下的國民不作那末丟臉的事。」

「是那樣的嗎？」

「是的，因為他們（高麗人）壞，才找不到職業，也是因為他們壞才是亡國奴啊！」

我沒有說什麼，她以為我沒有聽懂她底說話，於是她問我：「你沒有聽懂嗎？」

自身原是滄海之一粟，  
隻手不能反轉乾坤，  
悲愁豈有光明贈予！

萬千人掙扎在逆境，  
原都是同一的際遇，  
只須一個堅定的信念，  
從今揮別了過去！

一場懵懂的大夢，  
一次澈心的警醒，  
讓世界爆出了火花，  
爭取燦爛的光明！

一九三六·十·三十·夜·北平。

「聽懂了。」

「他們還作着比作賊更壞的事呢，不要和他們作朋友，他們革命，革命——聽懂嗎？高麗學生，勞動者，流浪人，他們還講革命。本來我們日本學生日本勞動者都是很守秩序守法律的。後來，高麗人勞動者愛搗亂，影響了我們底勞動者也不好地安靜地工作了。高麗學生把我們底學生也帶壞了，他們也不讀書了，也要去作革命——貴國的學生也有被他們給帶壞了的。聽懂嗎？」

「唔，聽懂了。是那樣嗎？那末，貴國的教授呢，有沒有也講革命的？」

我立刻覺得這話很不妥當，於是接着問她：「他們，高麗人，怎麼樣講革命呢？革命是什麼意思？」

「哼！」她更加氣憤了：「他們要擾亂我們國的安寧！」她停了一下又接着問我：「民國（中華民國）里不是也有革命嗎？」

啊，這個問題問到我這里來了。我只好這樣說：

「我不知道有沒有。」

「不要接近革命黨，他們都是壞東西！」這是她自己斟了一杯開水喝着，問我：「聽懂了嗎？」

「聽懂了。我沒有看見過他們，不知道是怎麼樣的人。」我本來也陪着她跪着說話，可是，我底兩腿實在很疼痛，於是向她說了一句「對不起」便坐下來。

她好像在那里出神，完全沒有聽到我上面的話似的自言自語似地說着：「他們壞，他們作賊！」直到我說「對不起」，她聽到了，很客氣地說：

「沒關係。我們國人是習慣了。」

這時候，她底最小的女孩子一邊叫着「邊走上樓來。一下撲到她底懷里，轉過頭來，向我說：「阿姐！今天好？」

「今天好？妹妹！」我又轉向着老太婆說：「很可愛，很有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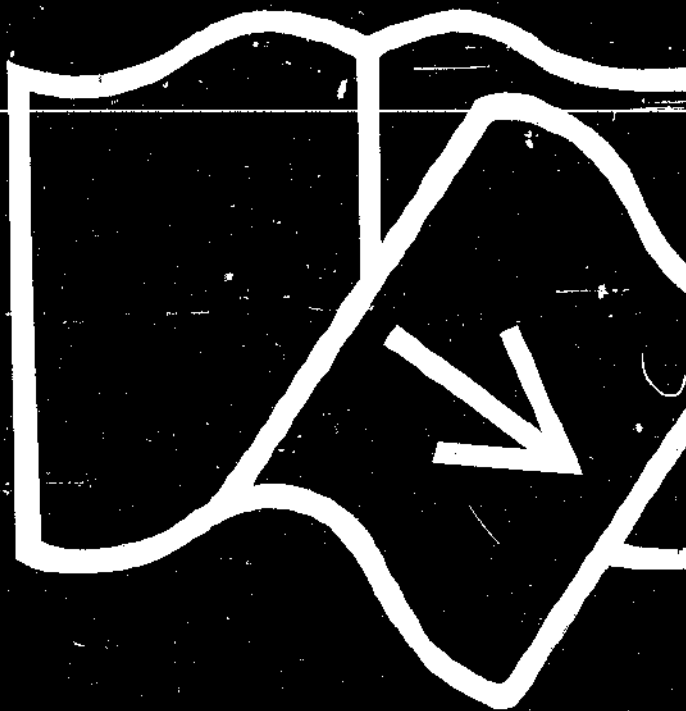
老太婆笑了，高興地。

那小女孩站了起來，到桌子上，拿拿這個，動動那個，很快向我說着我所不能完全聽懂的話。

「靜一點，靜一點！」老太婆向她底女兒說着。

可是那孩子好像沒有聽見地，依舊問這個問那個地。

老太婆站了起來，拉住孩子底手，說：「去吧，走吧！」轉過來對我說：「你忙吧。」



原件短缺

# 不亮的街燈

羅南

完全是個偶然的機緣，我從幾千里外的故鄉流蕩到這北國來。

自從出了學校的大門，擎着一張花花綠綠的文憑，闖過了好些走不通的門徑，終於厚着臉皮回到故鄉去一來，已是半年前的事了。每天每天，用着靦然的心情，吃着鄉下人說的「霧眼食」；那景况是只要一閉眼就會走到目前來的。那是一副活活的慘絕人寰的圖畫，父親的打了繃的臉上終日雙眉緊蹙着，在沒有人的地方偶而送過一兩聲歎惜來。母親不消說是不停地從田里走到家里，又從家里忙到田間，讓窮困和苦痛咬着她的心，她從不會在我們面前有過半句怨言，一滴眼淚。妹妹論年紀是早就該出嫁了的，可就爲了這艱難的家計仍沒有嫁出去，在黑暗的角色里用勤苦的工作磨損着她的青春。起先是以爲只要我走完了這段求學的路，便一切什麼都解決了的他們，看見畢業後的我，仍然是離不開家里，對於家，不惟沒有絲毫幫助，倒反而成了一個贅疣，叫我拿什麼話來說出他們的說不出的暗地里的失望呢？

終於有一天，我對父親說了：

「給幾元錢我上省城去瞧瞧吧。」

說這話的態度是頗可憐相的，我知道。可是父親說了：

「怎麼，有門路了嗎？」

提起門路，我又沒話可說了。什麼才是我的「門路」

呢？我說不出來。——剛剛走出大學後的光景叫我寒心。這社會黑得像漆，那密度是連插針的地方也沒有的。可是父親又接着說了：

「就臥在家里吧！我看，既然沒有門路，出去也是狂然的。」

這慈祥而又沉重的聲音壓得我連呼吸的氣力也沒有了。抬起頭來，望着被愁苦所侵蝕了的父親的臉龐：

「不出去怕更是沒法的吧。」

說這話的語氣完全不像是我的聲音，而是另一個陌生的鐵棒冷的臉孔在對我作着無情的審問。天氣是陰「暗」的，連一絲的陽光也沒有。我和父親坐着的地方却更是陰「暗」的。時候雖說是春末夏初了，可是我却瑟瑟地「打」着寒顫。

跟着一陣沉默的背後，父親却從身傍取出了一捆紙捲

：「這是四來年立下的借據，端陽前非清楚一部分不可的。」

我明白這捲便是我四年來的學膳費的來源，借錢時的父親許有着一個較光明的心情吧，但現在我的父親，我的家該明白這四年來忍受苦辛所得的結果是什麼了。

「我知道你看這仍然是沒法的。我也知過你並沒過錯。不過……」

接着父親便沉默了，我難過地走進了自己的房間。

第二天，朋友立的信來了。說是就在他默下的地方有着這麼一個够吃飯的位置，問我是否能够丟掉溫暖的南方到沙漠似的古城來；而且，多謝他的好意，他已經在他做着局長的舅父那里爲我拿來了薦書。他的信上說：

「來吧，明，到這里來，是會使你體驗到一種從未經過的生活的。風沙雖然多，我知道你是不怕這些的。」

就這麼着，父賣掉了僅有的家里住的一棟房子，我略略地備了一點行裝，在接信後的第五天，我離開了家，輪船把我送到長江中游的一個大市鎮上，接着火車又將我拖到這古城里了。

朋友立是個過分好的人，對於我這初次的遠行，有着很大的各方面的幫助我永遠忘不了這溫情的友誼。

到後的第二天，我便被立引到一個寬大華麗的會客室里。這是一所私人的公館，主人便是立的上司，×政府秘書長黃偉成先生。而我這次的不遠千里而來，却是爲了向他要一個吃飯的位置的。會客室內鋪滿了初夏的陽光，天氣已開始有些燥熱了。我望望身上還是穿着三年前做的呢噠夾袍時，我希望我有個較適意的將來。

「大概是怎樣的一個位置呢？」從昨晚到這時候，我不會對這事有過詢問，立也沒有提起來。

聽見了這話，立抬起俯下的頭來，很誠懇地說：

「不是吃飯就夠了嗎？」  
立的臉色是頗猶豫的可是就在這猶豫中我明白了一切  
•位置的大小是值得放在心上的；「不只是吃飯就夠了

「這句話却使得我要落下淚來。吃飯在這世界上有這等難法！」

秘書長出來了。臉胖胖的，掛着一星兒不自然的微笑。那高不可攀的氣派是會引起別人的胃酸來的。我和立站起來，他微微地點了點頭。跟着是立的介紹。

「余先生是××大學畢業的嗎？」秘書長的問話是頗溫文爾雅的。

「我很恭敬地答應了個「是」。  
「那一種？」

我告訴他我是學經濟的，並且我還告訴了我對統計方面有着幾分長處。

「這里倒用不着統計學，不過，韓先生講過了嗎？秘書處里還短着一位辦事員，就請余先生屈任吧」望着立，他這麼地說着，隨即站起身來：

「對不起，我還有點小事……」

望着那走出去的岸然的背影；我透過一口氣來。我覺得了結了一件大事。我的腳總算是跨進了另一個深遠得不可測的天地了。

第二天，×政府的委任狀來了。我開始了我的小丑似的新生活。×政府的地點就在那著名的三海的旁邊，也如同那三海一樣在半世紀以前，這地方是有着牠的可以誇示的光耀的。秘書處就在這裏面有着牠的存在。一間向陽的亮爽大屋子擺着六張辦公桌子。另外還有一張很精緻的寫字台，那是屬於秘書長的，三個科員，兩個辦事員，一個書記就像是衆星拱辰一樣，各在一個角落內有着他們的位置。

經過了位的介紹，我知道了那個長面微鬚，走路頗有「八字風」是一等科員王亮夫；說話像吹笛子一樣，有着一副老鼠似的嘴臉的西裝少年是二等科員孫仁民；三等科員便是立，我的那位熱心快腸的朋友，有着一雙明快的眼睛和一個誠懇待人的態度；書記熊承文是個有着老實相的年青人，鼻梁上架着一副八百度左右的近視眼鏡；辦事員除了我外，另外的一位是位年青的姓白的小姐，一雙大而黑的眼睛，揉雜着美麗和憂鬱，兩頰的微紅是不健康的。我對他們一一地有了一個非常客氣的見禮，走到這位白小姐的桌前——我們的坐位的距離是不遠的——朋友立似乎對她有着與別人不同的看法：

這位白素寧小姐……辦事是很老到的。接着便說了我的名姓。她站起身來（身材是恰如其度的藕色的綢衫爲她加了幾分美麗）說了一句以後常常領教的話。我跟着便坐在我的位置上。

感謝天，在我的生命里，叫我在這以前有過一次和機關內的小職員接觸的機會，叫我懂得這一羣人生活道理。我可以說我對這樣的生活是毫不陌生的。早晨八點鐘。我走進辦公室來，於是簽到簿上便有了我的名姓，接着也自然有了其他的名字寫在上面。辦事員的工作時頗麻煩的，有時要起草公文，但大半的時間却是幫書記做着騰寫的工作。也要感謝十多年來父親的諄誡叫我在寫字這方面有着十分特長。我毫不費力地做着我分下的工作，空下來便沉默地瞧着這不大不小的屋子里的了切。這陌生而又是熟識的生活，就像是並不怎樣好喫的一塊大餅，雖不可口，但也喂飽了我這飢餓着的靈魂。

秘書長黃偉成是這屋子里一切的主宰，他這一怒一笑是這屋子里的憂苦的根源，照倒是每天來得很晚的。在十點鐘左右，勤務兵高升從辦公室衝出去，接過了皮包，跟着進來的便是那岸然的却做得那麼溫雅的面孔的我們站起身來，等他坐下了才坐下去。於的他叫高升拿洋火或是拿茶來，用哼哼然的鼻子罵那不懂事的蠢才就連這日常的瑣事也要人吩咐。他慢慢地披閱着當天重要文件，科員們走過去，將起好了的草稿呈上去畫下一個「行」字，拿來交給辦事員或是書記去謄錄。這樣的工作是照例不到兩點鐘便完了的，於是他走出去，叫留下來的這屋子成了一個自在的天地。

開口的總是那尖嘴孫仁民：

「喂，亮翁，昨晚怎麼樣？」

被叫着的那亮翁，却像是被什麼思想牽住了他的注意，對於這話沒有即刻的答復，但孫仁民却又說了：

亮翁在想小桃紅吧。孫仁民的眼睛瞟着白素寧，但她却没有掉過頭來。

一等科員王亮夫回過頭來，接着是一個軒朗的笑聲：

「哼，昨晚上嗎？還不是『孔夫子搬家』，總是輸——於是他便談起他昨晚的「牌風」來，起先本是一副好手氣，但是等到吃過了上家的一個「耳光」後，便一敗塗地了，三個三抬的牌都完了：可是和不下來……」

這樣的談話每次總要繼續到喫午飯的時候，除了我是一個不開口的旁觀者外，還有那坐在桌前，透過玻璃窗子望着窗外的雲天的白素寧小姐，其餘便連坐在北邊角落里的那位書記也要插過嘴來說一兩句俏皮的話引起滿堂的笑聲

。下午秘書長多半是不來的，於是這談話便更放肆了，主體自然還是三個科員，我也偶而送一兩個笑聲出去拉攏一點自己 and 這環境的距離。但另外的那位辦事員，却仍是心事很重地不說一句話。

有一天，正是他們談得起勁的時候，昨夜中南海的夜遊做了談話的資料。二等科員孫仁民正用着天橋說相的聲調報告着朋友立的「艷遇」。結論是：

「老韓，有我們的喜酒喫吧？」

這提議即刻得着大家的同意；

「韓先生，請我們吃席酒吧」。書記熊承文從等因奉此的公文紙上抬起頭來說話了。

忽然勤務兵高升跑了進來：

「白先生，電話！」

白素鞞站了起來，用着猶豫的心情考慮這打電話來的是什麼人，但不一會終於走出去。

王亮夫做了個鬼臉：

「喂，高升，什麼地方來的？」聲音是小的。

「秘書長公館里。」

辦公室里跟着這話起了騷動：孫仁民輕手輕脚地走到王亮夫的棹前，那走路的派頭活像支胆小的耗子；朋友韓立也隨即走過去了。

「有準頭沒有？」

「天曉得！」

「怕是一塊天鵝肉吧。」

最後的一句話我聽出是立的聲音。從這句話里我嗅出了近些時來這辦公室里的另一種空氣：秘書長老是笑臉常開

的跟白素鞞談着一些不相干的話，叫高升把所有要辦的公文送到我這里來，因此我一人便有了兩份工作。但白素鞞却仍是平常那副嘴臉，沒會對這份外的恩惠有絲毫感激的表示，等到秘書長離開了這里，像便匆匆地到我桌前取回了她應做的工作，我近來便給這沒打開的悶葫蘆所苦惱着。

「怕不見得吧，不要吃飯嗎？」語是孫仁民說的。

「早就有了主兒哪。」

白素鞞走進來，臉是紅的，胸前的急遽的起伏表明了就在不久前她有過一度感情上的激越。王亮夫棹前的一堆人馬上散開來。

她坐在棹前痴呆地坐了半天，似乎有什麼苦痛的問題撕着他的內心。終於站起來，清理了一下桌上的東西，向我們說了一聲「再見」便急遽地走了出去。

第二天她來得很晚。臉色仍然是不愉快的，眼皮繼續着彷彿昨夜並沒好的睡眠；整天望着窗外的藍天，似乎在細數着來往的夏天的遊雲。可是秘書長的手諭來了：

「辦事員白素鞞夙興夜寐成績昭著，自本月分起着加薪二十元。此令。」

就是這麼一個手諭不該說明一切了嗎？一種年青的舞石的憤火在我心里燃燒着。我不忍想像這二十元的背後站着的是什麼東西。我需要一個大聲的叫喊。

自然，我「是不能這樣做的。我得「吃飯！」你以為在這世界上除了「吃飯」還有像正義人道，……的一類東西存在着麼？」

夏天走了，跟着便是秋天。古城的秋天，是個渺小得可憐的季節，像南國那樣。天高氣爽，菊黃楓紫的小春天

氣是沒有幾天的。只消幾番風雨，冬便成爲這地方的主宰者了。風怒吼着，樹葉兒開始落下來。那景況是個初到北邊來的南方人所不習慣的，我開始有一些兒鄉愁。同事們的應酬我向來是不大敷衍的，這一點，似乎他們也知道我只是個「初出茅廬」的書獃子，還不會招來他們的嫉視和不满。於是這古城里的幾個公園便作了我每天定下來散步的地方。

假如說這古城還有幾分好處，那麼這幾個東方粉色頂濃厚的公園便不能不是構成被人稱讚的主因。夏天這是塊熱鬧的地方，天生成是個孤僻的性格，我不會對這熱鬧有好感。一點靜，一脈淒涼，才是我的喜悅。

冬初的黃昏，一整天吹着的大風剛剛息下來，公園內的路上，水畔，全給落葉鋪滿了，腳踏下去，是那麼動人的響聲。遊人是少的，偶而也有一兩個單身的年青人走過。倦飛歸林的鳥鵲也似乎懂得這情景的美麗，在禿了的樹枝上絮語着。每天當我從嘈雜的辦公室里走了出來，匆匆的吃過了晚飯時，總要來到這里坐到靠背椅上，用一個孤獨的年青人所應有的心情，咀嚼着這冬日黃昏的好處。

這一天正當我思索着一個不可解答的問題的時候，（這一類的問題只有傻子才去思索的）前面的路上送來了一陣蟋蟀聲音，看那情景：我知道有一個像我這樣的年青人在那里徘徊着。黃昏阻住了我的視線，我看不見前面那人的輪廓。一種好奇心拉動了我的脚步。

「不是余先生嗎？」

這是個女人的聲音，我立刻認出是我的同事白小姐了

「呵，白小姐，一個人嗎？」

她只答應了一聲「嗯！」照理說，我是應該馬上走開這地方的，但我却又問了：

「白小姐常來這兒嗎？」

「是的。」黃昏里我看見還殘留在她眼角上的淚痕。似乎再沒有什麼話可說，我預備走開去；但是不等我說出「晚安」的時候，她却抬起頭來：

「余先生是××大學畢業的嗎？」

我說「是的。」

「余先生認識袁瑣這人嗎？」

袁瑣是我在××大學，去年的夏矢害肺病死在海濱的一個島上的。爲了這友情上的損失，至今還沒有平復我心上的創痕。那瘦削的却顯得那麼剛毅的臉，現在又走進了我的腦內。但她爲什麼要提起瑣呢？可是，我想起一個可怕的記憶來了：瑣不是告訴過我他有一個愛人住在北邊嗎？

「認識的，……」我說不出下面的話來了。

她又沈默着。像是有個苦痛的記憶正在折磨着她，她的臉上有着可怕的拘攣風颼颼地走過，我們頭上的禿了的樹枝吱吱呷呷地叫着。

我告訴了她我不僅只是認識瑣的，而且還是他生前的好友。我又說：

「他是孤寂地死在海濱的，那年青人。如今，不會有人再紀起他了。」

這句話刺傷了她的內心，一顆顆的晶瑩的淚珠從她的眼角里落下來滴在路傍的死葉上。她說了：



「我記他的！余先生：我在這里過的不是人的生活！」

是那麽沈重的話句，打在我的心上就像是巨石塊一樣。我就心着，她的感情會起着不測的變化，我終於向她道了「晚安，」披着慘黃的燈光了走出來。

這一夜憤怒叫我沒閉上眼睛。第二天我仍是向照常地走進了辦公室，在簽到簿上寫上自己的名姓。等到秘書長黃偉成來了的時候，我看着他那副嘴臉，假如不是爲了幾千里外還有那麽一個可憐的家的時候，我會在他的臉上印上我的指印的吧。

這一天，白素甯沒有來，但晚上却接到了她的信，短短地寫着下面的幾句話：

「余先生：我病了。我希望你能够來看我一次。」

素甯 ×月×日

信的後面附了一個住址。我接着這地址去看她的時候，已是第二天的傍晚了。

房裏是窄小的。棹子上的煤油燈陰暗得像鬼火。三個小孩子正圍着棹子做從學校里帶回的功課，鑪子裏發散出來的是叫人窒息「人的呼吸」的煤氣。她並沒大病，就坐在棹子的傍邊，只是臉色更蒼白了。

我仍是沒有話說。

「這兩個是我的弟弟，另一個是我的姪兒，還有母親，余先生，就爲了這一堆，我才在那地方默下去的！」

她隨即從抽屜中檢出了一封信：

「這是瑣寫給我的，一年來我不知道唸了多少遍了。爲了這目前的苦痛，我把牠們當做了寫着未來的希望的聖

經。可是，余先生，這是怎樣不可信的希望呢！」

我仍是呆子似地坐着。苦痛和憤怒叫我不能開口。當感情跑上了苦痛的絕峰，一切原是無可言說的。我的耳里響着兩個可怕的聲音：第一個是朋友立的：「不是吃飯就够了嗎？」第二個却是孫仁民的笛子似的響聲：「怕不見得吧，不要吃飯嗎？」——這兩個聲音堵住了我的耳朵，叫我除了牠們外聽不見其他的言語。

我站了起來，道了一聲「再見，」走了出來。踏着不亮的街燈，我到了朋友立的住所。

「立，這里的事我不能幹下去了！」不等坐下我便這樣說。

「怎樣，有了高就了麼？」

「我看不慣這里的一切：」

立笑了一笑，沒說別話，只叫人拿過外衣來：

「明，我陪你上館子喝兩杯去。」

素來不會喝酒的我，這一天却坐在酒家的樓上，默默地喝完了半斤白乾。酒重新燃起我胸頭的憤火，我耐不住了：

「立，這真不是人的世界！」

「我不懂得你的意思。你爲什麼陡然有了這麼一個思想？」

「你以爲這還是人的世界嗎？那辦事員白素甯……」立誤會了我的意思。他說：

「只有旁人才是世界上的癩蝦蟆，天鵝肉永遠是給富人吃的。」

我並沒需要來解釋這誤會。悄悄地打算明天便打好自

已的行李，離開這可怕的地方過自己的飄流生涯去，我又喝完了瓶內的另外的半斤酒。我覺得頭開始沉重起來了，大任旋轉，地也快要翻過來了。

「也有這麼一天，這世界！」我說……

朋友立送我到我的住所。這一夜我睡得很好，沒有夢。

第二天早晨在我的桌上發現了一封信，是父親寫的，在說家中的狀況外，問我是否能在年關前寄幾十塊錢回去。

看了信，昨夜裏一股要走的心情是無形打銷了；就爲了這個家，我應當背一萬次的十字架，還有什麼話說呢！接連着幾天，白素甯沒有來。據尖嘴孫仁民的消息她是病了。我又在一個黃昏里去探望了她一次。這一次我看到了她的母親，一個給憂患和貧困折磨的腰背駝了老女人。我想起了終日在田間忙碌着的幾千里外的我的母親。這一次我仍然是沒有話說。她的病很重，只說了一句：

「余先生，我想不到這社會有這麼黑暗！」

顯然地她是被心頭的憤火燒倒了的。我依然無話地走了出來。

過了一個禮拜，她仍沒上辦公室來。一個打扮得像狐狸精似的女人代替了她的位置。秘書長黃偉成仍是叫高升把公文送到我這里來……

禮拜天，我又去看她了。這次却只看見她的母親，坐在黑房里落着淚；三個孩子也像無主的遊鬼似地呆呆地站着。那景況是一看便明白了的。

「她在前三天就死了，昨天才葬的。」說話的是她的母親。

我仍是和前幾次一樣，不說話地走了出來；但這一次却有着什麼熱的東西從我眼角落下了。

回到廬所，我呆呆地過了一天。晚飯後，我拿出了自己僅有的一點儲蓄（是準備明天寄給故鄉去的），送到她的家內去。

我又踏着那不亮的街燈走了回來。

十一月十二日

### 收到圖書雜誌誌謝

（本表自三月一日起至四月三十日止）

巨浪詩刊	一期	詩林雙月刊	二卷一一期
通俗文學	一二期	群鷗月刊	三期
火炬	三二期	時論	四十八—五十號
文化動向	一二期	群衆半月刊	三—四期
現實月報	六一七期	北平新文字月刊	二卷七—八期

第一幕

時間——下午十一點緊接第一幕。  
地點——紗廠中一個閱報室裏。  
人物——張慶餘。

慧琴。

佈景：一個閱報室裏，各為工人閱報室，實則只有兩份書到不知道那年的破報紙，大概是從沒有人進過的屋子所以灰土很厚。牆上掛着兩幅日本騎士舞的畫兒，似乎老得全掉了顏色，模糊不清中間放了一張閱報的長桌子四週有着三四把椅子。幕開後寂無人聲，只聽得閱報室的外面一個過道裏有着張慶餘和慧琴說話的聲音，慧琴的聲音非常的嬌媚。慧：「你看咱們在這過道裏說話多不好，來來往往的叫人家看見真不像樣子。」張：「那麼有什麼話回頭再說吧。到晚上你到我家找我去。我們談一夜不好嗎？」

張：「不，不，我還有許多很要緊的事情非立刻同你談不可呀！你看，這不是閱報室嗎？咱們到閱報室裏談吧！」說着二人走上。

張：你有什麼要緊的話呀！

慧：這個工廠裏的事情我真不想幹了。

張：爲什麼？

慧：那些死女人們的氣我真是受不了。

張：她們又把你什麼氣受嗎？

慧：她們全罵我，罵我是走狗。他們有時候噁噁咕咕的，但是誰也不肯理我，我一個人從早做到晚，一個人呆着真是把我寂寞死了。

張：（高興的樣子。）但是，琴呵！以後你的生活也許可以很起來了，我問你！你恨你那些同伴們不恨。

慧：我恨死她們了，但是話又說回來，這全爲的是你呀！

張：（有所領悟的樣子。）原來爲的我。呵！慧琴！我跟你說！你可千萬不要告訴別人說。我們把他們全害了好嗎？

慧：（假做歡喜狀。）那好極了，但是你是怎樣去害他們呢？只要我能幫你忙的話！我是拼命也去帮你忙的。因爲我是愛你的。慶餘。

張：慧琴！我也一樣的愛你呢！在過去倒是有許多地方要你帮我忙的。不過現在可全用不着了，因爲我們的一切全在我的把握中呢！我要他們生就生，我要他們死就死。

慧：你爲什麼有這們大的本領呢？你到底怎樣抓住了他們的把握。

張：你還不知道嗎？剛才她們在開會的時候我把名單搶過來了。

慧：那是什麼名單？

張：先頭我模糊的看了一下，大概是她們秘密工會裏的大會主席委員和代表們的名單。

慧：你從誰手裏搶來的？

張：從一個不認識人的手裏搶來的。我想她一定不是我們工廠裏的工人，因為她穿得那樣的整齊，手上臉上全不像工人。我又從來沒有見過。你認識那個人嗎？

慧：不認識。我想她不是我們工廠裏的工人。

張：這我可要給你報仇了，我的慧琴。當日曾經侮辱過你的，當經辱罵過你的，我把他們革除。他們沒有飯吃，讓他們餓死。並且我有這個名單。（指指自己的口袋。）能報告給赤佬。就是發不了大財，聯昇三級也是沒有問題。慧琴那你也就好了，你可以不來做工。……

慧：那真是好極了。你把名單也拿來給我看看可以嗎？我看看倒底有誰？也好叫我解解恨。

張：（好手伸在口袋裏要拿的時候，忽然又如有所悟的樣子）慧琴！你今天不用看了。以後，佈告一貼出來，你還有個不知道的嗎？

慧：你，你還是先給我看看的好。

也叫我先知道。

張：那何苦呢？

呢：怎麼？慶餘！難道你還疑心我嗎？你知道我爲了你不知道埃了人家多少的笑話。我爲了你不知道流過了多少眼淚，人家在你背後說你壞話的時候，我是怎麼的爲你來辯護，慶餘！你知道我的生活是太寂寞了。我家裏除了一個老父親之外什麼人也沒有，我的期望，我的將來，除了你之外，又還有第二個人嗎？想不到我的心全爲你用盡了，而你還是對我這樣的懷疑。你……（微笑。）你還有人心嗎？你知道人家在你背後說你什麼話。

張：（似有點感動的樣子。）誰在背後說我什麼？

慧：她們說你現在又愛上了別的女人。

張：背後有的事，你相信嗎？

慧：當時我就向那個給你造謠言的人當頭一棒，大罵了他一頓，她便串通着旁人一齊來反對我，一齊來罵我走狗。他們欺負我，他們侮辱我，慶餘，真是爲了你不知

道受了他們的多少血。

張：我的慧琴，以後我想你可以永遠的不用在受那種血了。你看我這次告密成功之後，至少也可以得到幾百塊錢。這種苦工你再也用不着幹了，咱們租一間好一點的屋子你住着。在我辦完了事咱們可以天天到外面玩去。你說多麼快活呀！並且這一來也替你報了仇，將他們從工廠裏開除了。那自然是第一個對付他們的辦法。

慧：那麼還有第二呢！

張：第二個將這個名單送到公安局去，少不了請他們去做監牢。

慧：慶餘，親愛的，那真好極了。你知道現在我的心頭是多麼的快活呀！想不到現在我也有出頭的日子了。但是慶餘，你被我是多麼性急呀！我真想看看那個名單裏到底有誰？也可以讓我先知道知道，使我多歡喜一會。（伸手去索要的樣子。）

何真這（！是必張：）微笑們性急呢？（忽有所悟。）慧琴！莫非你跟她們那一些賤種們有什麼關係

慧：怎麼？你真豈有此理，想不到你會說出這種話來。（用手指着。）

你……你還有良心呢？你還是人嗎？（假裝的突然的哭起來。）

想不到你是這們沒有人心的人，我在她們那裏挨了罵，不知道受了多少氣，而你還在疑心我。

我我：我的心還有鬆快的一天嗎？人生真是太無味了。……（突然的揚起臉來用手指着慶餘。）

你知道嗎？我對於人生過已經絕望了，而現在你還說出這樣的話來，好，這是你道着我殺。我不再和你說什麼了（說着欲下，張止住。）

張：慧琴！我跟你說玩話呢！你就當做真事了嗎？

差：（差役上。）張先生！寫字間李老板請您。

張：知道了！（聽差下，張欲下，慧將他攔住。）慧琴：還有什麼事情？等我辦完了事回頭和你談好不好？

慧：不，你別走，我還有話要問你。張：還有什麼話。你快說吧！

慧：我問你，……你愛我不愛？

張：我愛你。

慧：你真愛我假愛我？

張：說這些廢話做什麼，我真愛你。

慧：那麼你怎麼能証明你真愛我？

張：這可難了，我真是沒有方法來證明。按你說怎麼辦呢？你想個法子吧！

慧：話是你說的，你說你是真愛我不是？

張：是的，是我說的。

慧：那麼你肯爲了愛犧牲一切嗎？

張：可以，什麼全可以。別說廢話了，我還有事情呢！有什麼話就直說了當的說，別繞彎子耽誤功夫了。

慧：不，不是廢話，我問你，你能爲了你的愛去犧牲一切嗎？

張：只要在可能的時候全可以。

慧：那麼我懇求你，（突然的跪在張的面前。）慶餘！你知道我是個小孩子，我是不大會說瞎話的，我這樣的來找你，是爲了大家的活命，我期望你把那個名單給了我，我們馬上毀掉，這全要你看在我的面上。來救許多的人，不

管你過去做過什麼壞事 爲了純

潔的愛，我願意把他全忘掉，我願意你從今天起做一個好人。本

來這種萬惡的工廠我已經呆得够

了，你從前不是說你自己家裏還有幾畝餘田嗎？你從前不是在地上要求我嗎？那麼現在我馬上全應許你了，我們立刻就走，

到你的故鄉去，我願意陪着你受苦。當你種地的時候我願意給你

在家裏燒飯、我們脫離這萬惡的工廠。來立志做個好人。我們去

過一過裝家的生活。看看青翠的禾苗喚喚甜香的稻味，慶餘！你不是爲了愛能犧牲一切嗎？那麼你允許了我吧！馬上，馬上你把我

那名單給我，我們立刻毀掉，我們立刻就離開了這萬惡的工廠，我立刻就永遠的是屬於你的。（伸手，）

張：（將慧琴抱起。）慧琴！你錯了，農田的生活是那樣的容易過嗎？沒有錢什麼事情也辦不了，況且我又早已不慣於農田的生活了呢！並且現在又是遍地的土匪，回去種地簡直完全是不可能的。

張：（將慧琴抱起。）慧琴！你錯了，農田的生活是那樣的容易過嗎？沒有錢什麼事情也辦不了，況且我又早已不慣於農田的生活了呢！並且現在又是遍地的土匪，回去種地簡直完全是不可能的。

你的話是太理想了。

慧：那麼你即是留在工廠裏，爲了我，爲了你偉大的愛情，將名單交給我我可以嗎？

張：那麼使我的發財機會又丟掉了。

慧：那麼你爲了我犧牲了你的發財可以嗎？

張：（搖頭。）

慧：爲什麼？

張：（搖頭，）

### 第二三幕

時間——黃昏。

地點——區署里的看守所。

人物——慧琴。

趙奶奶——囚犯

劉老太婆——看獄婦人

王李氏——囚犯

佈景——一張破床，床上舖着一張涼

蓆。床的前面有木門，門的外面

坐着一個四五十歲的老婆婆在那

里看守着。外面下着傾盆大雨。

趙：你看陰了半天，現在果然下起大

雨來了。

（外面有拿板子打人的聲音，並且合着呼喊的聲音。「唉呀！饒

罵：到底爲什麼呢？

張：有了你就未必會有錢，並且你還投在我敵人的懷裏呢！然而有了錢，都不愁沒有女人。

慧：原來如此，哈哈……（慘笑。）

差：（聽差上，）

張先生，寫字間李

先生有要緊的事，怎麼還不去

呀！（說完下。）

張：好我走（說着向外走。）

了我吧！——你還招不招。——

我全招了，賣兒買女，我也願意

還清了我們東家的賬呵！……

……）

王：你聽，這不又是你們村里的李公

長的叫聲嗎？只因爲欠了張老爺

一百塊錢的地租，押了三個月一

直到現在還沒有弄清呢！

趙：本來在這個年頭，窮人就沒有活

的機會。

（外面有人在喊着，「收一個。

」看守劉老太婆趕緊跑到囚籠旁

邊的一個檢查室裏。檢查室的

一個小窗戶緊挨着囚籠。從小窗

慧：（偷偷的拿出了手槍，比在張慶

餘的腦後。）（慘笑。）哈哈

……哈……你欺騙女人的好賊，

你屠殺工人的槍子手。哈……哈

哈……你也有今天嗎？你花言巧

語，你欺騙了一個人又欺騙一個

，多少人在受着你的侮辱，你的

蹂躪，你的殘害，哈……哈哈……

……你沒有想到你也有今天嗎？哈

……（幕急落，幕落後開槍聲。）

戶可以見到慧琴的面孔。劉老太

婆和慧琴的聲音在問答着。）

劉：你叫什？

慧：我叫慧琴。

劉：多大年紀。

慧：十九歲。

劉：做什麼事？

慧：紗廠裏的女士。

劉：犯了什麼罪到這來。

慧：殺了人（不奈煩的樣子。）

劉：有胆殺人？哼！還不是爲了什麼

姦情！把衣服脫下，鞋子，襪子

，褲子都脫下。

慧：呵！難道褲子也要脫！

劉：這是我們的規矩，什麼？你不願

意麼？這是檢查你，殺了人還怕羞嗎？將褲帶，腿帶全留下，跟我來！將因門打開，引慧琴進去後，再鎖上。）

慧：（一進來俯在木坑上便哭起來）

趙：你哭什麼？既到這個地方來了就忍着過吧！

慧：（含着淚服抬頭看了看趙。）呵

！你是誰？你怎麼這們面執哭！

（看了一會有所悟的樣子。）呵

！原來是趙家大嬸。

趙：（驚訝！）慧姑，怎麼你也到這裏來了。

慧：（有點不聽意的樣子，誠心把話抽開。大嬸我的舅舅還好吧？

趙：你還不知道！也到這裏來了。

慧：（驚訝。）怎麼？也到這裏來了

。他是犯什麼罪。

趙：（向王，）王姐！這就是你剛才聽見砑板子打得叫喚的外甥女。

（轉向慧。）還不是爲欠他們東家的地租，才告到這兒。

慧：那麼大嬸呢？

趙：我嗎？還不是一樣的事。一個姑娘家，怎麼也會跑到這個地方來

。慧：（把頭低下去。）因爲殺了人。

趙：（非常驚訝的樣子。）殺了誰。

慧：我們工廠裏的一個工頭。

趙：到底爲了什麼事情？

慧：工頭把一張罷工的工人的名單搶了去，我跟他要他不給。我就用

鎗打死了他，把名單拿過來燒了

。

趙：（惶急的樣子。）我的孩子，那

你真不得了呵！你過了堂嗎？

慧：沒有！大嬸您不要再問了，我心裏難過。（很難過的樣子似乎又在瞎想。）大嬸！您還記得我們

是在什麼時候見的面嗎？

趙：不過是在你母親活着的時候，帶了你回娘家去，我們不是在你舅

舅家裏見的面嗎？

慧：然而到現在呢！

趙：現在你們甥舅兩個人不定到了那裏了！

慧：記得我到舅舅家去，我還是梳着兩個小辮，因爲大嬸雖然跟我

舅舅是住的街坊，但是親熱得好

像親戚一樣，我只要一到舅舅家

不是整天的在您家裏玩嗎？

趙：是的，尤其是你喜歡到地裏，老

玉米去烤着吃。在小的時候，你

真是一個很可愛的小姑娘。想不到自從你的母親死了之後，便再也

不見不着你的面。還記得你小的時候總是愛唱着歌，想不到過的

不到三年，就變成這個樣子了。

（慧琴很感慨的樣子在那裏默想着。）

王：（外面叫着，一王李氏出來。）

王李氏很高興的樣子。去收拾着

東西，嘴裏在說着。）今天可出

去了。（看守將門打門拿着包袱

往外走。）趙姐，再見。（下。

）（看守又嘩啦的一聲將門鎖上

了。）

慧：人生真是太渺茫了，（如有所思

的在搖着頭。）殺人自然是要償

命的，但是生和死相差得又有多

遠呢！

劉：慧琴，怎麼你也會殺人，看你的

樣子，真不像是殺過人的。唉！

這個年頭也真變啦！年青青的大

姑娘也敢殺人。

（外面打人的和哭叫的聲音又叫

起來，一我招呵！我招呵！是我

該他的錢，我賣兒賣女也還他的地租，饒了我吧！」

慧：這不完全是我舅舅的聲音，耳朵聽得了他的聲音，但是永遠見不着他的面形，（瘋狂）的樣子。

（這就是人間的牢獄嗎？這就是人間的牢獄嗎？天哪！）

趙：（如有所思的樣子，）待一會你過堂的時候預備怎麼說？

慧：我就說人是我殺的，是多不過償命就完了。（轉一下臉覺得自己的話，不對又自己難過起來，）

劉：慧琴！你還沒有吃飯吧！這裏有剩下的窩頭，你先吃去吧！

慧：（搖頭。）我不餓，老媽媽！

劉：姑娘！我看你到像什麼壞人，所以我未來問你，我勸你不要太難過了。官司是官司，吃飯還是要吃飯的。

慧：不，我簡直吃不下東西，謝謝您。

劉：不吃啊！（本來要在蒸籠上拿東西。這時又放下了從新坐在他那唯一的橙子上。）那就算了  
吧！

慧：老婆婆！我來的時候記得全是氣

陰沈沈的，現在怕已經下起雨來了  
了吧！

劉：（向外看着。）已經下起雨來了，那不是毛毛的大雨嗎？

慧：（如有所觸的樣子。）大媽！您記得在我母親死後，到我舅父家裏報喪去的時候，剛剛也遇見您在我舅父家裏串門，那不也正在下着大雨嗎？誰知道現在又在這個地方這個時候，咱們又會到了呢！

趙：那時候你的個身似乎矮得多。人生的變化真是未免太快了。

慧：（搖着頭，低聲的在唱着：小阿毛，地零黃，五歲六歲死了娘……）

趙：呵！這個歌，你不是在小的時候曾經時常的唱着嗎？

劉：（發出了寂寞的微笑，）姑娘！你也會唱歌嗎？真是想不到，你知道我在這裏已經坐了十四年了，生活寂寞得就和坐在棺材裏一樣，你肯來唱一支歌，好極了，我的臉向外，要是什麼所長或者巡官來了，我咳嗽一聲，你就停住，不過你的聲音要略微的小一

點。

慧：（他的聲由低而高，）

小阿毛，地零黃，五歲六歲沒了娘。爹爹被留在工廠，猶憶永別淚汪洋，淚汪洋，難思量，媽媽遺言在耳旁，囑我好生孝後娘。清明節正打春，爹拉我去掃墳，墳頭荒草沒行徑，爹望荒草淚零零！淚零零，痛傷心，幾度春風幾度雨，孤墳不改舊時容。淒涼月，月圓圓，幾陣秋風天氣寒，我對明月不能言，低頭垂淚淚漣漣，淚漣漣，拭不乾，海角天涯空流浪，獨自徘徊馬路邊。

雪非非，涼如水，夢中猶憶母魂回，醒回顧已全非，衣單被薄淚雙垂，無人慰，苦海何處達彼岸，弱女無家不得歸。

（唱到末後，她已泣不成聲。）（突然外面遠遠的有着千百萬人喧雜的聲音，由遠而近。這是罷工，工人群眾在結隊遊行示威。）

趙：慧姑，你聽這是什麼聲音，我在這裏住得二十幾天寂寞得我每天



全在用耳朵去細聽着。所以我的耳朵靜的，很遠遠的，隨便什麼聲音全聽得見。我從來沒有聽過這們多的人們的聲音。這一定有什麼旁的變故，慧姑你聽。

（外面的聲音漸近，可以仔細的聽得出很遠的聲音雜亂的喊着。——我們要求增加工資，罷工到底！——打死汗奸。——我們要用罷工的力量去反對××帝國主義。去援助綏遠的抗戰將士。——中國人不要打中國人。警察是中國人，請求他們和我們合作。——）

慧：（興憤得淚水浮在眼角上。）呵！真的！罷工已經起來了，那麼

我也很值得了，我一個人雖然入了地獄，但是千百萬的朋友已經從最黑暗的最陰濕的地獄裏跑上了光明的大道上來了。

劉：怎麼你也同什麼罷工有關係。

慧：就是爲了罷工我才殺的人。

劉：我說，姑娘！那您可太危險了。

慧：沒有什麼，至多不過是償命，把我弄死了完事，本來像我這樣苦

命的女孩活着又有多大意思呢！

趙：慧姑！你過堂的時候千萬不要說

和什麼罷工有關係，假如要是爲

了什麼愛情去殺他的時候，或者

你還許有活的希望。

慧：……

（外面叫的聲音。）「慧琴過堂去

。——）

劉：（嘩啦的一聲將門打開，慧走出了囚籠）。提堂！

趙：慧姑，你千萬要聽我的話，說話

要特別的小心。

慧：知道了，謝謝大嬸，（苦笑。）

想不到我又走到這裏，人生是多麼的奇幻哪？（伸頭向外看看。

）怎麼雨更下得大起來了。……

……

趙：雨，現在還沒有停止嗎？呵！雨

把天色全下黑了，（舞臺漸暗。

）什麼時候才能見到光明呢

（幕漸落。）

……劇終……

## 社 語

把第一卷這最末一期校完之後，心里有說不出的喜悅！我們看到有許多性質相同的姊妹刊物，有的曇花一現，有的只出了兩三期便停刊了，除過使我們十分惋惜之外，着實也感到了自身的可慮！然而，終於掙扎出來了！有許多朋友們慷慨解囊，在經濟方面，給我們不少的援助，在另一方面，收到許多不相識的朋友來稿，使每期的稿件都感到擁擠。此外使我們特別興奮的，是各處銷數的增加，許多代售處來信，都要多寄一些份數。更有許多熱情的讀者除過訂閱之外，還有來信要補購前幾期的。這些，一方面使我們興奮，一方面又使我們感到沉重，怎樣才能使「青文」不負朋友們的熱望呢？除過我們能力薄弱的同人，要特別努力之外，還希望大家給以有力的援助，使「青文」慢慢的充實起來！

爲了第二卷的開始，需要有個較長時間的準備，所以本期提前一星期出版。內容有兩篇集體創作，這也是一種新的嘗試。

二卷一期打算出特大號，來稿統希於五月十五號以前賜下。

本刊特約撰稿人 (以姓氏筆劃多少爲序)

王西彥 白沙  
田濤 矢鋒  
李輝英 李寒毅  
孫席珍 曹靖華  
陳湖 齊同  
劉白羽 蹇先艾  
蕭楓 蘇銳軍

收稿簡章

- 一 本刊歡迎文藝論著，小說，戲劇，詩歌，書評，報告文學，遊記，集體創作，通訊等各種稿件。
- 二 來稿請用行格分明之原稿紙繕寫清楚，標點打在行內，不得用鉛筆寫及兩面寫。篇末註明姓名及詳細住址，並蓋草，揭載時之署名，作者自便。
- 三 來稿無論登載與否，概不退還，請作者勿須付退還之郵票。
- 四 來稿編者可酌量增刪，不願者，請預先聲明。
- 五 來稿揭載後，酌致薄酬。
- 六 來稿經本刊登載後，其版權仍爲作者所有；惟將來結集單行本時須儘先由本社出版。
- 七 來稿寄北平西城壽逾百胡同十三號魯塵轉

青年文藝

第一卷 · 第六期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五月十日出版

編輯者  
發行者

經售處

廈門 上海 南京 北平 天津 武漢 漢口 安慶 開封 太原 重慶 貴陽  
良友圖書公司 生活書店 中央書店 光明書店 新華書店 世界書局 中國書局 民權書局 北新書局  
青年文藝社 長湖西街五十七號 武昌

定價表

郵票代價十足收用	定		預		本期零售國幣一角	
	六册	半年	十二册	全年		册數
	五角		一元			國內
	六角		二元			日本 澳門 香港
	二角	一元	兩元		國外	